歸先生文集卷之八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序

史論序

西漢以來世變多故典籍浩繁學者窮年不能究宋世號稱文盛當時能讀史者獨劉道原而司馬文公嘗言自脩通鑑成惟王勝之一讀他人讀未終卷已思睡矣今科舉之學日趨簡便當世相嗤咲以通經學古爲時文之蠹而史學益廢不講矣遺石先生自

少耽嗜史籍倣古論贊之體爲書若干萬言而先生尤自珍祕不肯輕以示人往歲司教黃岡時時與客泛舟赤壁之下舟中常持史論數卷會督學使者將至先生浮江出百里迎之舟至青山磯風波大作船幾覆但問從者史論在否與司馬公所稱孫之翰事絶類之翰之書得公與歐蘇二公而後大顯於世先生自三五載籍迄於宋亡綿絡千載非止有唐一代之事東坡所謂暗與人意合者世必有知之矣某爲童子時以姻家子弟獲侍几杖先生一見以天下士期之俛仰二十餘載漫落無成恐遂沒沒有負先生

之教而先生之門人往往至大官方在黃岡一時藩臬出西陵執弟子禮拜先生於學宮諸生歎異之而今閩省右轄秦君鑾尤篤師門之義每欲表章是書而未及也先生語某曰子爲序吾書然勿有所稱述第言其人平生無他好獨好讀書老而不倦也某受命唯唯退而謹書之

玉巖先生文集序

玉巖先生文集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公諱廣字充之別自號玉巖崑山太倉人太倉後建州故今爲州人公舉弘治乙丑進士歷莆田吉水二縣令以治

行爲天下第一徵試浙江道監察御史歷兩月上疏
諫　武宗皇帝佞幸疾之欲寘之死而　上不之罪
也故得無下詔獄貶懷遠驛丞而佞幸者怒未已使
人遮道剌公公僞爲頭佗持波嗢囉以行乞四百餘
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嶺南承望風旨僞以白金試
公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
惕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再貶竹
寨驛丞會　武宗晏駕　今上即位詔舉遺逸公復
爲御史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
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陞
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自起廢不十年至九卿不可謂
不遇而遂不幸以死不能究其用也然天下稱　武
宗之世能以直諫顯者自公之外不過數人耳　天
子中興思建萬世之業則正色而立於　朝廷如公
者豈可一日而無哉故嘗以謂士之忠言讜論足以
庇皇極而扶世道使之著於廟廊澤被生民世誦其
詞而傳之宜矣若夫託許叫號不見省采徒爲一時
之空言似不足以煩紀載而學士猶傳道之不絕豈
不以天下之欲生也久矣有其言足以轉亂爲治利
安元元雖不見之施行而實天啓其人使昭一世之

公道後之人猶揾腕拊掌幸其時能用其言而不至於壞也　國家累洽休明迨　敬皇之世百姓安生樂業有富庶之效　武宗承緒不改其舊則生民何幸而金貂左右佞幸倡優之笑縱橫亂政而　上常御豹房輕騎嬉出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胡僧挾左道以梵呪弭賊則樊並蘇令嚢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濟北覬覦之謀乘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　上早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公奮不顧身指切時事而尤惓惓以欲法堯舜當法　孝宗爲言使公言獲用天下蒼生豈不受其福哉此予所以讀公之疏於本朝否泰升降之際未嘗不三復而嘆息也公好性理之學與魏恭簡公相善故諸子皆及恭簡之門而居官政績多可紀語具其門人陸光祿鰲所述行狀中公歿十餘年太倉兵備副使南昌魏侯良貴爲公江右所造士登堂拜公像求遺藁捐俸刻之公之子士淹士洵以序見屬因著公平生大節而論之如此云

山齋先生文集序

今天子即位十年間吾崑山之仕於朝者遍列九卿侍從幾與大省比刑部尚書周康僖公與其子大理

寺丞于岐同時在位而永嘉張文忠公方秉國公父
子皆以失張公意先後罷去居閒以詩文自娛康僖
公年八十餘而大理僅餘六十以終前歲公次子太
僕丞以貞菴漫藁見屬爲序至是大理孫廷望還自
太學復請序其祖之文余及侍康僖公又辱大理知
愛不可以辭嘗讀 武宗毅皇帝遺事時寧藩不軌
臨安胡永清爲按察司副使奏事中陰折之而王府
交通近倖必致胡公死地禁繫連年而給事中御史
章連上大臣亦擁護之故遠左之謫姑以慰謝驕王
卒賴朝廷清論而一時薰天之勢迄不能致胡公於
死方永嘉用事御史馮恩上書歷詆大臣永嘉與吏
部汪尚書尤惡其指切欲傳致之死會 皇子生將
故赦放事諸司各條事款上之公卿平議其可行者
書之詔中而大理條款類有以爲馮御史地永嘉與
吏部怒大理遂去官而馮御史亦得不死嗟乎直臣
端士世不可一日無詼不幸陷於罪戮旁觀者不出
力以爭之則囚纍孤臣糜死無日矣余每論此未嘗
不流涕歎息也大理精於法律或疑其文深然論議
未嘗不引大體易州上巨盜二人一人痺死一人病
此兩人皆死則所誣引皆不能白乃餔藥之其後獲

真盜而誣引者皆出東人郎擔松犯邊獲其兄子郎
尚加禿坐以親屬相容隱律減死論以懷遠夷薦都
督馬永任邊將尚書以有前詔永不許起用欲奏請
曰若奏不可其人終不用矣卒薦之朝論翕然稱服
惠安伯提督團營尋有旨以豐城侯佐之豐城以侯
當先伯奏改敕下兵部議曰侯先伯者常也若　上
所命則公以下宜皆不敢抗其在　朝可稱紀者如
此余嘗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知學
古故上爲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治亂之
跡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爲政顧徒以科舉剽
竊之學以應世務常至於不能措手若大理所謂有
用者非有得於古文乎予故述其行事大畧以俟後
之君子讀其文而求論其世者凡爲文若干卷曰山
齋者其自號也

卓行錄序

昔古聖人之治天下既先之以道德猶懼民之不協
於中而爲之禮以防之上之賞罰注措凡治民之事
無一不歸於禮極而至於用刑亦曰制百姓於刑之
中而已孔子以布衣承帝王之統不得行於天下退
與其門人脩德講學始以仁爲教然至于其高第弟

子與當世之名卿大夫其於仁孔子若皆未之輕許而其告顏淵以克已復禮爲仁則孔子之論未始有出於禮者也但占之聖人以禮教天下使君子小人皆至爲若孔子之於其學者獨其爲君子之事以治其心術之微固禮之精者而已矣然孔子終亦不以深望於人故曰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其所至宜及於仁而於狂狷之士孔子蓋未之深絶也故於逸民之徒莫不次第而論列之至其孫子思作中庸其爲論甚精而其法尤嚴使世之賢者稍不合於中皆爲聖人之所棄而鄉愿之徒反得竊其近似以惑亂於世孟子知其弊之如此故推明孔子之志而於鄉愿尤深絶之由此言之至於後世苟不得乎中行雖太過之行豈非君子之所貴哉若狷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寧與世之寡廉鮮恥者一聚而論也自司馬遷班固而下至范曄而有獨行之名第取其淑詭異常之事而不爲科條唐書卓行之外又別有孝友傳大氏史家之裁制不同所以扶翊綱常警世勵俗則一而已矣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金匱石室之藏不布於人間亦時時散見於文章碑志及稗官之家休寧程汝玉雅志

著述頗爲剽摘而彙別之凡爲書若干卷名之曰卓行錄雖不盡出於中行要之不悖於孔子之志故爲序之云爾

草庭詩序

廬陵康君奭字才難來游吳中士大夫皆樂與之交將還爲歌詩贈之而以艸庭爲題凡爲詩若干首請余爲之序草庭者君居家精舍名也君家在西昌郭外臨大江日閉戶讀書其中用周子庭前草不除之語以名其室蓋周子得孔孟之心於千載之下即此庭草不除與已意同而已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人與萬物一體其生生之意不覆巢此心也賁若草木此心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同此生生之意而已知此則知所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爲而勿正之義同而程子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豈謂濠上之游以莊子非魚而不知魚之樂也哉周子家道州二程子從受學爲即今江西之南安其後象山草廬相望而出俱在大江之西而廬陵自歐陽

公以來文章節義尤稱獨盛謂其皆無得於斯道不可也今數年來海內學者絶響而江右一二君子猶能抱獨守殘振音于空谷之中當世學淪喪而幡然有存者君生其鄉豈謂無所聞哉何君本徹實君之弟子而與余有太學之舊尤數稱君行誼超然世俗利欲之外余故爲序所以爲草庭之意而其爲詩者蓋不必論也

水利書序

夏書曰淮海維揚州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世言震澤具區今太湖也五湖在太湖之間而吳淞江爲三江之一其說如此然不可不攷也漢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志溝洫於東南之水畧矣自唐而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出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前史軼之宋元以來始有言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事奏復之文撝引塗說非較然之見今取其顓學二三家著于篇

戴楚望集序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　王家從來授錦衣衛千戶其後稍遷至衛僉事嘗典　詔獄當是

時廷臣以言事忤　旨鞫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
視食飲湯藥衣被常保護之故少痩死者其後徃徃
更赦得出如永豐聶文蔚以兵書被繫楚望更從受
書獄中以故中朝士大夫籍籍稱其賢嘉靖四十四
年予中第居京師楚望盖年春朝京師楚望之於道勤矣始
遠追漢魏以近代不足爲予益異之予既調官浙西
遂與楚望別隆慶二年春朝京師楚望之子樞裒其
平生所爲文百卷謁予爲序盖楚望之於道勤矣始
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有志於求道
既而師事泰和歐陽崇一聶文蔚至如安城鄒謙之
吉水羅達夫未嘗識面而以書相荅問及其所交親
者則毗陵唐以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子脩並一時
海内有道高名之士予讀其所往來書大抵從陽明
之學至於往復論難必期於自得非苟爲名者噫道
之難言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爲師友皆以卓然自立
於世而楚望更與徃來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所自
立者可知矣予之初識之特謂其典　詔獄爲國家
保護善人以爲武臣之慕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
論詩欲上追古作者又以爲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
蓋不知楚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爲將軍鍾毓長史

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一日令舒備偶毓初不知其善射而舒容止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才如此射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見歟抑何予之知之晚耶抑以予之不及於此歟予與諸公生同時間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信嘗誦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黮黮以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而求正之又恠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遇及是而楚望之所與遊一時零謝盡矣此予之所以爲恨而羨楚望之獲交於諸公間也因讀其集悵然太息而歸之

項思堯文集序　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而荷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刀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

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已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析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必遠矣　卷八

歸先生文集卷之九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漳之南靖李氏自分南靖置平和今爲平和人以居西山故閩人稱爲西山李氏代爲名族其先有西山居士實始起家五世而至封文林郎太常典簿寧波教授名世浩字碩遠者其族益大至是居士於世當祧文林君不忍乃以義創爲始祖之廟君從晉江蔡

介夫先生受學敦行古道為義田以贍族又倣浦江
鄭氏吳興嚴氏作李氏家規六十九條可謂有志者
矣余因論君之為家規蓋本於不忍祧其始祖之心
既為始祖立廟則不得不立宗子立宗子則不得不
為法以合族而糾宗夫義之所出不可已者古者宗
以族得民蓋天子所以治天下壹本於是以舷長世
而不亂宗法廢而天下為無本矣而儒者或以為秦
漢以來無世卿而大宗之法不可復立獨可以立小
宗余以為不然無小宗是有枝葉而無幹也有小宗
而無大宗是有幹而無根也夫禮失而求之野宗子

之法雖不出于格令而苟非格令之所禁士大夫家
聞李氏之風相率倣而行之庶幾有復古之漸矣文
林君之子文餘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居京師閒以其
書示余而為序之如此

浙江鄉試錄後序代

元年秋當天下鄉試之期浙有司遵令式以從事御
史某監臨之竣事之日以士之姓名與其文為
錄而考試官某實序之其當序其後仰惟　聖天子
承統建極體元居正庶務維新天下之士喁喁鄉風
彈冠振衣願立于朝以際休明之運此千載一時也

夫天地之氣茂隆鬱積薰為泰和蓋非倉卒所能致
然者嘗讀詩觀於成康之際周家極盛之會也成王
之初即作其詩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
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時成王方當嬛嬛在疚
之時而求望於賢才切矣當是時文武純佑秉德尚
迪有祿之元老猶在也而一時俊髦已濟濟咸造在
庭矣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
之禎蓋人材之生以扶世運實天也天將衍成周太
平有道之長對越駿奔走之士已預生於豐鎬貽燕
之日而以待成王若有期會然者故其詩曰鳳凰于
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
于天子此天之所以扶翊興運而人材之應期而出
夫豈偶然哉　國家有天下二百年學校以養之選
舉以進之高爵以崇之厚祿以優之所以待士如此
其至也而其氣之鬱積茂隆至於今而止者適會
天子建元之日方又敦召遺老褒奬直言思遲多士
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俊英則海內之士感會風
雲魚鱗輻輳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才無世而不生
亦無世而不用乘其時遭其會而後為奇耳夫浙古
會稽郡郡當天下十五之一耳而士如此其盛也合

天下同是日而十五舉者皆如此其盛也合是十五舉以貢於　天子之庭所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於乎休哉敬因春秋正始之義為　聖天子得賢之頌云

太僕寺誌序 代

嘉靖十七年戊戌臣某為禮科給事中恭遇　冊天尊　祖大慶昧死奏言　先帝請赦還大禮大獄諸放廢臣及黜遠邪佞諸事　先帝方以孝治天下惡前議禮者且謂道士　祖宗　郊廟用之以臣言不讐謫徙之邊迨至末年　詔吏部召臣還會　龍馭上賓　聖天子即位臣起為南京通政司參議墜順天府丞尋陞大理寺少卿又進太僕寺卿臣既拜恩視事欲正官常定卿丞職分條民之利病又以寺無掌故疏陳數十事　上輒報可是歲自河非逾大江之南民遭水沴臣稍以便宜寬其誅見馬遺財足民無失職臣省中無事獲與二三僚佐發故藏篇籍少有存者力為搜訪僅成草創蹈襲吏牘雅俗猥併非所以成一家言存故事而已臣嘗讀尚書觀周武王偃武修文華山之陽馬牧遍野倒戈包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也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

冀臣竊惟　陛下嗣萬年無疆之曆運際中興二三年来嶺海陸梁妖氛曠息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陛下盛德大福非臣下之所及臣又讀尚書穆王命伯冏為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臣三復斯言自念夙興夜寐兢兢于有司之事無以翊　聖德於萬一有貢　陛下之寵禄臣不勝大懼

華亭蔡氏新譜序

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其所自始迨周之季諸侯相侵暴國亡族散已不可稽放漢司馬子長搜集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謀尚書集世紀其後如官譜氏族篇稍稍間出迨九品中正之法行而氏族始重迄五季之亂譜諜復散然自魏以来故家大族蓋數百年傳系不絕可謂盛矣士大夫崇本厚始之道猶為不遠於古也今世譜學尤廢雖當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孫不知書迷其所出往往有之以譜之亡也孰知故家大族實有與國相維持者繫風俗世道之隆汙所不可不重也況孝子仁人木本水源之思乎華亭蔡用卿始為其族之

新譜蓋不欲遠引而自其身追而上之至於六世而其始二世則名字已不能詳然君絕不肯有所附會曰自吾所知者而已蓋其慎如此予嘗論後世族姓雖多淆亂然自其本始猶當存其十之六七蔡之先出於周文王而蔡叔度武王之同母弟以武庚之亂遷其子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以為魯卿士復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今蔡州有上蔡城其後平侯徙今新蔡昭侯徙州来今壽州也後二十六世滅於楚然自澤義以後往往為將相名賢史不絕書用卿雖斷自其六世推其為譜之意亦烏可不知其得姓之所自耶用卿登隆慶二年進士為魏郡司理而予適在邢時相見以譜序見命余故頗採尚書史記之文以著其得姓之所自而新譜之族之大則自用卿始矣

龍游翁氏宗譜序

傳曰古聖人之治天下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故聖王之治天下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逮于庶人

故宗法明而禮俗成權度量文章服色正朔徽號器械衣服由此而出三代之衰廢古亡本人自為生渙然靡所統紀而天下更大亂經大兵而後定當此之時人如鳥驚魚散豈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然魏晉而降區區綜核百氏以門第官人雖卑姓雜譜皆藏于有司而譜牒特盛迄于李唐猶相崇重五季衰亂蕩然無復有存者矣雖然古之聖王以親親也親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明非獨以譜也譜之盛也魏晉之失也至於譜亦不存而學士大夫莫知其所自而仁人孝子之心詘乎無所寄豈不重可歎哉翁氏居太末相傳自隨始遷子孫蔓衍縣之杜山塢岑堂菴南村徃徃而是其居杜陽者曰文欽能追考其十八世以上曰學士居學士而下六世有官號妃姓墓地而不著其諱七世而下始有諱十五世始書兄弟又一世昭穆詳焉馬文欽既以為圖出以示予予觀之而歎世之君子莫能以為也為序而歸之

西王母圖序

余觀山海經汲冢竹書穆天子傳稱西王母之事信奇矣秦始皇東遊海上禮祀名山大川及八神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傳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

宮闕然終身不得至但望之如雲而已漢武帝諸方士言神仙若將可得欣然庶幾遇之穆王身極西土至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瑤乃秦皇漢武之所不能得者宜其樂之忘歸造父何用盜驪驊騮騄駬之馳歸以求區區之徐偃王穆王豈非所謂耄耶列子云穆王升崑崙之丘賓於西王母觴瑤池之上乃視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嗚呼余一人不足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蓋有悔心矣然又曰穆王幾神人哉以窮當世之樂猶百年而殂後世以為登遐馬傳云天子西征宿於黃鼠之山至於西王母之邦執圭璧好獻錦組西王母再拜受之觴瑤池之上遂驅升於弇山乃紀丌跡於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山也在流沙之西而博望侯使大夏窮河源不見所謂崐崙者武帝內傳云帝齋承華殿中有青鳥從東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西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龍上殿自設饌以柈盛桃帝食之而甘美夫武帝見西王母於蓬簫桂館間則穆王之車轍馬跡周流萬里亦勞矣豈公孫卿所謂事如迂誕積以歲年乃可致耶然史云候伺神人入海

求蓬萊終無有驗則又何也史又云時去時來其風肅然豈神靈怪異有無之間固難言也莊生有言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徵乎莊生之論豈穆滿秦漢之所能及此哉余嘗序西王母其說如此時人未能喻其旨今王憲使元美與其弟進士敬美作此圖以壽其外祖母劉顧人故書以貽之元美兄弟學道當得妙悟法華經云妙光法師豈異人哉我身是也又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豈必求佛與西王母於崑崙之山生天之處哉

緑衣春燕圖序

吳粵於三代不在五服之內春秋於吳猶夷之最後秦取楚吳始內屬及畧取陸梁皆以為郡縣然一日有事杜橫浦陽山湟谿之關即與中國隔絕及漢兵下滙離祥洞之水然後五嶺以南遂為天子之邦至今千有餘歲會稽南海其文物常勝於河洛齊魯古稱冀為中州蓋天地之氣有所鍾即為中州則知今吳粵之盛不可泥古而論也余數見番禺之士往往秀穎古所謂中州不能過一日胥會京師嘗竊歎四

方萬里之外彈冠結綬於朝　國家威靈軼于三代矣南海鄭祖欽昇與余同榜進士同試吏大司空其貌冲然有德君子也自始與張文獻公余襄公皆嶺海之産至今朝丘文莊公相繼屹然為名臣吾於同榜中嘗私目之庶幾有復紹前哲而起者蓋於祖欽望之一日祖欽道其尊君養新翁居家樂志有書史之娛有山海之觀有荔枝洲花鯽昌華芳春園林之勝因慨然起萬里衡陽之感又自計明年當得州縣便道歸可以過家上壽也余又歎當周之盛時士有驅馳王事不得見其父母如陟岵之詩者矣今番禺去京師萬里祖欽一旦思其親可以計日而還則士之生於今時者又何幸也會有為祖欽繪綵衣春燕圖者因為序之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

門人夏禹鍚校

序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予為童子時則知有吳純甫先生長而登先生之門先生焉先生精於學邃於文熟於事少時為縣大夫郡邑長者所推重當道者往往歎息期以大用指日以望既而摧抑頓挫者幾三十年先生自貧瘠偉不

見施設獨喜為人言之人無賢愚見者傾倒自少年學子稍知向方者必引而進之士之有志者亦皆婦先生每從嘉林修竹間紆衿方履笑詠相隨殆無虛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議論蠭起群疑豁如雲披雨霽天清日明其於天下之利害生民之得失常有隱憂於其間天子中興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治詔書數下所以修明千百年之廢典者不一事悉先生之所嘗言者故與先生遊者皆去為顯官先生獨為諸生揖讓進退自若也嘉靖辛卯先生始發解於是將上禮部服王官有日矣皆喜先生之遇而又惜其晚也然君子之論不施於早晚之間而施於遇不遇之際不以徒遇之為喜而以得所遇之為樂予惟　國家以科目收天下之士名臣將相接踵而興豪傑之士莫不自見於其間而比年以來士風漸以不振夫卓然不為流俗所移者要不可謂無人也自餘奔走富貴行盡如馳莫能為　朝廷出分毫之力冠帶裒然輿馬赫奕自喻得意內以侵漁其鄉里外以茭夷其人民一為官守日夜孜孜惟恐囊橐之不厚遷轉之不亟交結承奉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餽送急於官賦拜謁勤於職守其黨又相引為重曰彼名進士也

故雖犖然肆其恣睢之心監察之吏冠蓋相望莫能
問也居無幾何墜擢又至矣其始嬴然一書生耳才
釋褐而百物之資可立具此何從而得之哉亦獨不
念朝廷取之者何如用之者何如爵祿寵錫之者何
如也豈其平居無懲惻之意歟將富貴之地使人易
眩失其守歟世之所倚重者盡賴此輩而如是弥望
君子蓋以為世道無窮之慮焉初先生與余論天下
事予未嘗不竦然有感也以為在位者皆以
此為心則天下可以無事然而先生不遇也今先生
遇矣得一人於千百之中不可謂無獲也障流波於
奔潰之日不可謂無力也以其向所言者而從事焉
則猶飢渴而飲食之也夫趨俗之士師師持正之士
諤諤夫諤諤非幸也然天下之事彼不為而此為之
倡者一人隨者十人則固當有聲氣之同者若是而
相與持天下之勢君子又以為世道無窮之幸焉故
予謂先生不謂之晚而如先生乃可謂之真遇也若
彼碌碌者徒雖襜褕而朱紫日唯諾於殿廷吾不謂
之遇也因書以為別

送夾江張先生序

昔者天下太平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

以自見於世而上之所以甄別進退激揚風勵之者
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嘗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為
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為惡朝以聞
於朝而誅削之令加焉故懷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
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
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恒自下僚崛起卓
然為天下之望躐冗無能之徒終身沉淪而不敢有
分外之思承平既久士無賢不肖率以資叙交馳橫
騖布列天下之要位以行其恣睢之意窮閭之民愁
苦籲告而扳援憑藉巧文掩護時得忠勤之褒至於
仁人志士不幸偃蹇於卑服竭力以行其所志而蒙
其恩者交口贊頌上之人猶掩耳卻聞而獨以其意
制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有識之士所
以掩鬱喪氣而長歎也吾師夾江張先生司邑之教
寬和樂易不設防畛而介然之操不為勢利之所沮
屈周知士之所急時以從容數語洞析其情而先生
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之人自
薦紳先生下至於市井之童稚皆知其賢廼者有同
州之命莫不咨嗟歎息為之徧訪士大夫之宦游長
安者知其風主之不逮吾吳中而以為憂又以為先

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而顧復奔走於常調是所以益抱無涯之恨而傷公論之未明也夫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有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為弟子員事先生於學官者四年見先生再遭子壻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幼孫客居萬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世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慍色則區區計較於毫毛之間者非先生之情獨予與邑人之情不能已者如此也

送何氏二子序

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之書存學者世守以為家法得以治心養性講明為天下國家之具而孔氏之書更滅學破碎之餘又不復可以得其全其有足以意推而較然不惑者不過什之三四而已而儒者先後衍說作為傳註有功於遺經為甚大然在千載之下以一人一時之見豈必其皆不詭於孔氏之舊而無一言之悖者世儒果於信傳而不深惟經之本意至於其不能必合者則寧屈經以從傳而不肯背傳以從經規規焉守其一說

白首而不得其要者衆矣閒有不安於是則又敢為異論務勝於前人其言汪洋恣肆亦或足以震動一世之人蓋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予以為聖人之言簡易明白去其求異之心而不純以儒者之說閔之必有庶幾於所謂什之三四者南陵何氏二子自燕湖浮江而来千里而從予於荒野寂寞之濱予常以是告之二子未嘗不以予言為然也歲暮辭予而去惜二子亦方有事於進士之業而未暇於予之所云

然二子要為知予而其志意非苟然者昔楊子雲作太玄以示劉歆歆號博極群書予獨怪其無一言論玄之是非而直以後人覆瓿為憂顧於歆之意何如耳後之人奚暇論耶至雄之弟子侯芭獨知好雄書予非為雄之學者而士之知與不知則千載同此慨也

送宋知縣序

宣宗章皇帝時蘇州守臣以吳中賦重抗疏為民請命一時雖未及大有恢張以沛曠蕩之恩而詔書裁減德意甚美時又專委重臣經地物貢其法至為纖

悉此非樂為是繁碎亦因土之宜順民之性不得不然也歲久弊滋吏胥緣以為姦議者不深惟立法之意務為一切以求簡便名曰未嘗紛更而實大變祖宗之舊衆從而和之以為真得變通之宜而三吳之民陰受其禍已數年矣稅籍日以亂鈎校日以密催科日以急而逋負日以積故為吏吳中者督賦為尤難宋侯之為崑山也寬不廢法威不病民承弊壞之餘稅辦而民以和而侯尤深言舊制之宜復為書白於大府大府未能行也於是侯以徵書北上當為天子近臣得條上天下事此可後乎蓋　國家仰給東南以區區一隅供天下財賦之半至於今而力竭氣盡已不勝其弊又重之以紜更譬如人衰老而服烏喙其亦難以久矣夫法之沿也不可易變法之變而不善也不可不復或謂紜更已定懼再更之難豈不大悖哉崑山之東鄙土瘠而民尤貧均稅以來困蹶益甚歲復荐飢侯加意撫恤向之逃亡者鵠形鳥面爭出供役而侯之將行莫不悲哀如失父母哿矣富人哀此煢獨侯之德政於是尤著其父老以予之寓東鄙也乞文以送之惜予之不文無以道父老之意獨述其所聞見以贊侯之行云侯南陽人嘗嘉靖

二十四年八月也

送郡太守歷下金侯考績敘　代

吳郡為太伯建國秦置守而屬之會稽迄漢中葉人物財賦甲於東南唐以降繁盛極矣今為王畿千里甸服之地太守比古寰內諸侯尤號尊重星紀五野環以大海匯以具區原田沃美生物殷遂水陸之珍包匭筐篚之貢纖縞茶紵空方之輸三服官蓄不論也一歲中漕挽委輸至四百萬鄉邑之秀鳴珮執玉接武於　天朝四方之賓奉符乘軺絡繹于牆舍名為列郡隱然一大藩云是以任是職者必天下之選

我金公以濟南名儒奮跡甲科為材御史奉使持節風行閩嶠　天子憂憫元元思維股肱之郡根本之寄疇咨在庭無踰於公俾以臨治焉歲在壬子當報政之期於時春風徐來騑駕初發州縣屬吏相率祖道於都亭公周覽閭闔之墟緬懷前政如韋應物白居易之風猷遠矣　國家稽古為治妙選良二千名二百年來鴻名大德嫓美前古稱於父老之口代不乏人然當天下無事休養滋殖累世熙洽吏治寬緩節目疏畧雖賦役繁重而蠲貸之政屢下是以為郡者得優游其間慕尚前史循良之治煦嫗覆育以達

其慈愛之心至於上計述職得與文學法從錫晏賦詩而璽書累下用周漢增秩進律之典焉今承平日久吏治刓敝疆埸靡寧　詔使旁午責數年之逋負於俗奢民貧災殣凋瘵之餘寬之則廢上之供急之則傷民之命自非識時通變之材其於上下損益之際未能調劑之不失其宜也公於是時鎮以寬靜處以弘簡不震不竦能使上安而下服之可謂難矣其常有事郡中望公進止肅肅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公其有焉自惟生長濟西去歷不二百里鄉里晚進仰止德聞非一日矣今承乏為吏得與趨走之末瞻望德容每事依以為師法誠恐叔行用漢刺史入為三公之例留之臺省則何以慰吾吏民之思哉是以與諸屬吏道其所以而書之以為序

送王別駕考績之京序

周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夫善能敬正法辯六者於吏事可謂盡矣而必以廉為本蓋非廉不足以弊群吏之治是故吏之廉者非獨無傷于民財而已推其所為無非利于民者也吏

之貪者非直傷于民財而已推其所為無非害于民者也何也廉吏之所出不以已私與之則盡廉讓之為也能狥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失焉亦一二而已矣貪吏之所出必以已私與之則盡攘奪之為也不能狥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得焉亦一二而已矣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天下有道則吏莫肯為不廉此孔子所以謂之先變者也吳為東南財賦之藪歲漕之所入常以一郡當天下之半地大物阜號為殷富往者倭夷自外海轉入吳境仍歲侵擾　天子震怒數誅易撫臣調天下兵屯海上師出逾年無功民既苦侵暴又有供億之擾吏復乘時以為姦利蓋巒夷之禍固本吏治之所致迨軍發繁興黠猾挐攫利端無窮則吳之子女玉帛不獨填委于滄波浩渺之中而亦潛輸于刀筆筐篚之間矣自前歲携李告捷倭亦不復大至稍稍向北海以去民媮得暫息然海防未徹警報不至尚未有息肩之日也故嘗以為欲夷狄之無侵害在于使民得安其生欲民之得安其生在于吏治之良求吏之良者無他亦無總于寶貨而已天子與二三大臣重惟東南之寄慎選牧守得雲中温侯宣布詔條振舉綱維威愛並流百姓喁喁

有太平之望而廬陵王侯實為之佐時屬邑長吏多缺計到官以来在郡之日少而單車徙来遍歷所部東自瀕海旁緣大江涉西湖之區久者經年近者數月最久至于崑山百姓以為非能屈侯以百里之寄乃復見漢世郡太守剌史行縣故事而加親且久者也侯為人清廉不擾真有卻金暮夜飲貪泉而不易之操是以百姓悅而安之屈侯于縣本非所望而人情狃習反若所當然者則于其去也其能不戚戚以悲乎於是鄉進士某等餞于江之滸以為是不能忘者民之情也而摛辭以述侯之盛美吾徒之職也遂書以序其行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代

國家更前代樞密之制以五都督統天下兵留守四十八衛京軍分隸之而錦衣等上十二衛無所隸屬為環衛之師天子之親軍也虎賁蓋其一焉虎賁氏自周有之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守閑宮門從遣徵事四方以為行衛在漢則屬之光祿勳與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為八校尉虎賁中郎將掾兩鶡尾紗縠車衣虎文錦袴為武衛之貴選　國家存其舊名而職掌無所異自永樂建都

六宮百官皆遷于非然　皇祖宮寢官司留于南者
如故而兵衛亦無改焉依阻長江控引南北　祖宗
之慮遠矣承平二百年不特諸曹職務清簡而禁旅
閑靜無事其佐幕之官日乘馬具名刺相過從飲酒
遊山而已自頃海上之警江淮之間往往騷動則留
守百司亦有不能一日宴然者況環衛之重寄乎臨
安鄭君初佐太湖縣以能治劇調吾崑山崑山在海
上當寇衝君選練民兵教閱有法蒞事未幾承檄造
舟于閩越歲始還而京幕之檄又至蓋以上官素知
君故遷轉之亟縣人雖惜之而不能留也以君之才
往贊戎政其必有以自見於有事之日者矣抑定鼎
之初所置十二衛四十八衛皆天下精兵　皇祖所
以仆楚舉吳廓清海甸收閩越取中原拾宋掇秦制
趙扼燕者乃今部伍殘闕至無兵可補其廢壞之由
與所以當修復之故不可不思也詩曰豐水東注維
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
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願君以為居保釐之往者
告焉

送太倉熊大守之任光州序

昔儂知高反嶺南有衆萬餘人所過如破竹吏民皆

望風走天子以謂縣官素不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凡失守者皆奪兩官惟能任屬大將使盡其材能之所宜卒走智高嶺南以平　國家太平日久東南吳越之區山川秀美物產饒富民老死不見兵革吏以期會鞭笞集賦稅而已不過三年輒得　京朝官以去故天下士集於吏部皆指以為樂土一旦倭奴来海外憑陵内地則大江以南之州縣無不驟動吏非素備嬰城自守惴惴不能保當是時　朝廷雖有命將而吏以罪罷去者時時有之議者謂宜責守城之事于有土之職而戰勝於武之服有將帥在也吏或失守當如皇祐之詔令能倭守太倉太倉東邊海上賊入境即犯之如是者三年而城不隔宜在褒賞之科而為使者所劾落職為光州固始縣幕官吳中士大夫莫不歎惜之昔嶺南之賊敢於攻城而今海島之賊利于掠野故城之能全者不難而太倉之城為賊衝其全為獨難而倭之賢猶著聞於人倭為人凝然有器度雖倉卒擾攘之際能從容以不亂羽書狎至而安閒自若武夫捍卒見之帖然不敢出聲此亦才氣有過人者而州民之所特以為安者也天下無事使者乘勢作威

福以升黜州縣之吏唯其意之所之而民之好惡莫恤也若軍興之際賞罰注措一舉手搖足之間而死生存亡于是焉繫而猶以私意行之不知其何以為心海上之役于今三年百萬之師每戰輒衂原野暴人之骨川澤流人之血東南之禍亦慘矣由其道而不變吾不知其所窮也方賊之初至有姦人為間挾大吏以謀賺城登高指顧萬目所見侯先其未發使人撟之大吏媿汗開門夜走若非侯破散其謀賊必據太倉城其禍當不止於今日矣前年之秋賊乘西風歸島嶼餘黨數百人為官軍所圍假息南沙或以為窮寇宜闕其一角使者不從檄侯與諸帥固守近歲暮諸帥皆去侯自度力不能獨支亦解圍以歸賊得乘船而逸使者之所以劾侯以此兩事夫南沙之責當有所分若姦人為間乃侯之所撟而反謂侯薦其人於大吏凡所刺舉以好惡變亂失實類如此於是侯將行其素所奬拔士州學生張元蒙等來告謂予素知侯不可無一言吾聞侯待罪虎丘寺日以登臨為樂窮五湖之勝已而受帥府之檄使還州募兵州人父老前後歡呼如見父母而侯以罷官臨其州之人自以無媿色予乃區區若為之自跡者蓋以為

吾東南無窮之慮所不能不致其慾憤之辭實亦州人之志也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蓋天下之所須者才也才不足以當其任與之百里之地躇躇焉常若無所措其握持膠固自以為能有所執而大者往往廢弛頹靡而不自知其明與力僅至於其小者而蔽塞強戾不勝其恣睢之習民何以堪之蓋孔氏之門論為政詳矣取其果與藝與達者宜若非政之所先然非是三者莫能得乎人情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操舟使之張則張使之喻則喻以能得乎風與水之情不然未有不敗者也侯有通敏之才於賦籍兵瑣一覽悉記獄訟大小無不立決而取舍操縱皆合於情故自士大夫至閭閻之小民咸便安之侯嘗令嘉祥矣又倅淮陰矣能以治冗者治淮以治淮者治吳風土習俗夫豈不同其達乎人情一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父母之生子為之擇乳母焉其乳母或以他故去而鄰之母代為之乳猶乳母也又復為之別求乳母則過矣古之守令有假有守有攝然又之即真也郡丞常行縣事亦何不可哉而必選令此亦法之過也侯河東儒者每至庠舍都講

諸生尤服其經學而其門人多貴顯於朝者先是數年間崑山令缺栗侯永祿任侯環李侯敏德王侯如璜皆以別駕來署縣惟王侯泰和人而三公皆上黨同縣崑山之人並稱其賢侯今繼之又賢也今太守王公以盛德年少在位公陽曲人而參佐以下大抵皆出山西一時之盛非偶然者蓋平陽蒲坂先王遺教其君子有深思焉豈非吾吳民之福哉而繼侯署縣者別駕周侯又絳州人也予故惜侯之去嘉崑山之人又得侯同官同地者夫晉之君子其施於吾民者遠矣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序

送童子鳴序

越中人多往来吾吳中以鬻書為業異時童子鳴從其先人游崑山尚少也數年前艤舟婁江余過之子鳴示余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来吾友周維岳見余為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子鳴旅泊蕭然恨無以卹之者已而子鳴以詩来益清俊可誦然子鳴依依

於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歎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為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內不知修已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絲絲然日競于榮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子嗚於書蓋歷能誦之余以是益奇子嗚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為余言東廣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為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為土梗已耳子嗚鑒古之書然且幾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徃錫山寓舍還歸太末書以贈之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予與承式同舉於鄉試於禮部皆不第而承式獨以祿養為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

中因約余遊錢塘西湖遠則在天台鴈蕩之閒欲爲東道主人然又數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青田青田在萬山中足以讀書談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浸被陽明之教爲致良知之學承式爲人敦朴斂約不喜論說而中有自得者今爲人師不容默默亦將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浙東道學之盛蓋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黃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父許益之世稱爲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爲黃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　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

澗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居禮賢館日與密議浙東儒者皆在蓋　國家興禮樂定制度建學養士科舉之法一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來處之科第至闔郡不見一人或者遂目爲深山荒絕之區而不知假令縣歲貢數十輩豈盡謂之才賢得人耶以甌粵區區二百年有文成公爲帝者師不可謂之乏人也矣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圉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強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馘於學宮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谷珍起海上毅然建勦滅之策佐

石抹元帥檜殄山寇卒以保障鄉里挈全城以歸興
王之運其文武大畧具未可以一鄉一國之士槩之
矣承式入公之里而與其子弟游能無慨然有感矣
乎夫山川之氣積二百年當有發者況以先王之道
六經孔孟之語訓迪之將見括蒼之士必有文武忠
孝出而為國家之用者矣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夫官與民利害相係矣其官制簡者其民必靜其
官制繁者其民必擾而法嘗自簡而趨於繁人情非
好為自用以訾毀前古而必以已之所為為是特出
於因循變易不覺日與古異趨至其聞古之道未嘗
不慨慕而欲追復之也漢置郡太守其屬有都尉典
兵禁備盜賊亦時省罷併職太守而無都試之役其
後頗設刺史監之或臨遣光祿大夫博士循行天下
然不常有而郡國寇盜所遣大將亦絕少今制州郡
之上命使日增以故職司不能有所展往往監臨無
慮數人皆不過代郡行事而已江南為畿輔近年以
來復以省司来制內郡非　祖宗之舊蓋權時之宜
云公初以進士守太倉適有倭夷之寇廷議以公寬
仁直諒遠邇畏愛可當東南之寄稍遷郡丞遂以按

察司臨制諸郡議者以為官制雖變古而公以一人歷數官皆民事兵馬之職而終始不離太倉之境如漢加魏尚為雲中太守龔舍為泰山祝良為九真而張喬為交趾刺史之比自公居官任職島夷不再侵瀕海清宴此前代刺史郡守之明效也於是公在吳十有二年始有滇南之擢吳民咨嗟以不能復留為恨余意廟堂以公貴望既高姑藉此以為召入內臺之地即滇南不可久矣抑今制常以部院大臣循行天下吳民望公再駕如往時周文襄夏忠靖二公吾知滇之民不能與吾吳民爭公也今　天子與二三大臣維新庶政必因民所宜雖官制不必盡合於古而如前日之任公者可謂得古之遺意矣滇南雖去京萬里而公楚人也自巴黔以西無隔滇道者今其地風土清淑四時景候如春而花草妍麗中州無有百姓安樂葉榆西洱之間無犬吠之警直臥以治之而已矣詩曰君子来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又曰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余目以望於公焉

送計博士序

昔者先王以道術教天下自周之盛時詩書禮樂以

造士蓋其來已久而後孔子修而明之所謂博學於文者博此而已博而約之以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孔子平日教人以講學者非能舍乎是而別求所謂道也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謂彬彬乎其盛矣孔子既沒各以其所能教諸侯之國世主亦知崇尚之蓋於是時始有博士之官遭秦滅學其官猶不廢漢得以因之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其後世加增廣迄於東都遂有十四博士太常總領之當其盛時石渠白虎之會天子親制臨決焉蓋秦漢之際六學殆幾於絕然猶僅存而復著天之於斯文若有陰翊於其間而國家運祚亦賴之以維持其所關係豈小哉漢以後數百年間朝廷之官世有變更而唯博士獨常置賈馬王鄭之學大行於魏晉之後而梁之皇甫侃褚仲都周之熊安生沈重陳之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之何妥二劉皆以博士名當世至大儒始著書明孔孟之絕學以輔翼遺經至於今頌之學官定為取士之格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自太學以至郡縣學學者徒攻為應試之文而無講

誦之功夫古今取士之塗未有如今之世專為一科者也苟徒以應試之文而未能明其所以然吾恐國家之於士其用之者甚重而養之教之者猶未具也夫苟習為應試之文而徒以搏一日之富貴士之所以自為者亦輕矣知其所以講誦而求自得之則雖孔子之教不出乎此夫天下學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藝而可以空言講論者也柳州計君之来教崑山以寬仁化導學者未二年用高第入為國子博士余歎計君之賢庶乎有志於舉博士之職者為序以贈之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昔夫子與其門人論政載於論語之書甚詳雖其為言不一然皆為政之道而於為政之事未嘗及之而求其一言以盡之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已今世之所患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夫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其為蔕瑣恣睢之徒固不足言至其有所樹立號為能吏者不過徒事聲跡之間一時赫然燁然衆人以為美而天下之元氣日以耗而有不自知者世亦何賴於此故學道而能愛人不當復論其水土之風氣與夫時之變化而無所不可辟之水能流而已至於

為灘為瀨為瀾為波為潛為澼為沱為洵為沙為瀆
為汧為汜為淪為徑惟其流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君
子能為道而已至於為栗為立為恭為敬為毅為温
為廉為塞為義為平康正直為彊弗友之剛克為燮
友之柔克為沈潛之剛克為高明之柔克惟其道之
所至不能預期也夫非特令於檄粵之間宜也今於
齊魯燕趙秦晉之間亦宜也雖累綦至於入為九卿
為天子之宰相宜也今南昌三司治所大吏鎮壓於
其上可以抗而或有所當承可以隨而或有所當執
且又獨無所以感動諷諭之乎士大夫登朝著與其
居於鄉者繼踵接武裁以法遁於情徇以情骫於法
又獨無至公大義且于道德之重者不可隆南州高
士之禮乎其民好訐以訟懲其狡猾矣獨不可使吏
治蒸蒸不至於姦乎財賦不若吾吳之繁重而上供
之不可廢搜其隱匿矣獨不可恤其災害而蠲以與
民乎地介江湖盜賊多有殲其魁傑矣又獨不可使
聞教令以解散安土樂業如渤海之政乎昔　太祖
高皇帝建都金陵與僞漢爭天下諸將血戰堅守豫
章以挫其鋒迄成底定之功今忠臣廟在焉然二百
年来彊藩不軌蠻夷滇洞江湖之盜無世不有而議

者以今日三垂多警唯江右宴然以是為子忠喜是猶以劇易利害言也吾所言者道而已矣吾聞安成有鄒祭酒吉水有羅諭德方居深山講明聖賢之學子忠試往而質之必以吾言為然也

送蔣助教序

全州蔣先生教崑山六年入為國子助教崑山之學者四百餘人從兩先生祖道郭門外而請予為文序之　國家文治熙洽宇內萬里士無遐邇皆通明六學彬彬然出為王國之用故先生来自嶺表司教折衷于今又進陟　天子之成均以其教於一邑者推之天下可知矣古者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秀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曰造士而後爵命焉今州縣之貢舉近古遍升之法矣而太學之官屬亦取郡邑博士之高第夫豈亦因其意而為之歟三代教養之制不可復詳而遺書之存者猶可以知其一二自宋之大儒以戴記所載大學篇為古大學教人之法其說以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而後天下平其為格致之論條理甚析而近

世之說乃又有不然者夫學於太學而不知其所以為教則所以為治國平天下者果何道也天下之士方讙然以爭矣至以前之所為說者以應有司之求而以其所自為說者為私門傳授之奥旨而有司者無與焉豈不悖於建學立官之意哉今世貢舉之格要以為一定之說徒習其辭而已苟求其意則六經聖人之言有非一人之說所能定者矣漢之儒者號為專門至於都授大會異同絲絲務求其是而不主一偏故有石渠白虎之論是乃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　天子憲天稽古數十年來郊丘宗廟明堂之禮多所裁定而車駕親御太學者再矣而予獨疑今之六館之條格猶牽於選俸之議而月書季考非所以作成天下之人材以仰體　天子所以崇化厲賢之意而徒得猥瑣流俗之士徒習其辭者以應有司之格焉非所以興四方太平之原制禮作樂鎮撫四夷之具也予太學弟子也故於先生之行而私以質焉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陝西省治故長安周秦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其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而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雖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

之形勝無逾關中者　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攜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之亂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廟祏已定遂為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遷而萬世之業定矣然以長安為大省建布政司則前代行省之官蓋周之師保萬民寄任不輕也司有使其貳為參政即前代之叅知政事宰相之亞也拊循教化數千里之地非獨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今天子袞憫元元作興吏治未及三載考績之期特行黜陟之典於是陽曲王公以按察司副使分司江南遂晉是官予素受教於公輒附于古贈言之義以贊公之行蓋王者以六合為家其根本在生民非必其行在所當軫念也長安浩穰稱為陸海河山土地無改於昔今之慮耗甚矣豈非任岳牧者之責乎昔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佑以為大曆初所溉田比於漢減三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尚為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計復此兩渠勸農置官嚴修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漠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庶幾哉昔宋慶曆初是時天下全盛范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為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

丘文莊公亦以幽燕迫近胡虜而漕河易壅欲重山後之守尋前元海運之法今以關中百二之險誠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於此以為　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公蚤貴而好學方有志于經世而其治吳實靖文雅清廉慈愛吏民歌思之余不容以頌述獨以迂愚之說賛公仰荅天子之寵遇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吳郡　歸有光　著

門人　周詩　校

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凡進士同年相善而同門尤加善焉同門者主司分經考校同為一人之所取者既於主司有師生之誼視他同年會聚尤數亦時以德業相攻而知其志意之所極如吾李君者恂恂焉可以知其器識之遠大矣於是受　命為江浦令故事同門外補其留京

及未遷者例當分撰文字以送之而予得李君夫為文以送行者必有芬芳之辭余固拙者之尤且不能為世俗之語而婺源俞尤二君數使督之余又病不能執筆而於情終不能自已乃遂勉為之唯江浦為京縣然在大江以西故時六合隸於淮陽　高皇帝定鼎特以六合分為江浦以為兩縣而屬之京兆蓋以畿輔重地不當為一衣帶水所隔而凡為其令與其民者朝夕有事京兆渡江以為常余嘗北上出龍江關渡經行其縣縣朴陋不類江以南然自此而西非行至滁州沙清流關為建康要道而神州赤縣其地固不為輕矣獨以君之才宜得望劇顧屈就於此蓋今選人之法有與之數地以觀其才亦有以其地之難而擇才之優者以畀之則今江浦之命以及君者豈不謂荒萊之土之所當墾治數彫瘵之民之所當嫗煦財力太屈而斂之不已能知獨患民貧而上不之卹所以生之之道與其取之方雖儉陋之邦亦足以收富庶之效如江浦者尤宜休養生息之者也當天下初定之時嘗徙民屯種和州等田矣又數賜民田租矣其意未嘗不在壯畿輔以重根本也顧今天下

縣邑疲病何獨江浦即江以南號為天下膏腴今亦近貧瘠矣又將數年殆不可為此今日守令者之責也李、石勉之吾見三年報政以治行徵為天下最者其在君矣

送龍陽丁聘之任平湖序

進士同榜者其始數百人常相聚自春官進於冢宰而後分送諸曹各隨所棘以去謂之辦事今年賜第者三百九十有四人既分曹則余所同工部辦事者四十有六人而五人者進入史館今夏首選凡若干人皆得外補夫同年而又同部宜日相聚以觀其德業然無晨入部升堂祗揖而退卒無所事事而當選者亡何又各得官以去是所謂同榜者亦若率相值而已此余於諸同年未嘗不歎其相聚之難也是選也吾龍陽丁君得嘉興之平湖故事同部送行余次當為序故余道其於同年之情如此嘉興本古會稽吳郡之地唐時猶隸蘇州為縣其後乃割於吳然風土民俗猶一也余故吳人敢以其所知者告之凡今之選為令吳中者人之憂之未嘗不以賦稅之難夫以天下財賦悉在東南欲其辦集誠難矣田租之入率數十倍於天下然父子祖孫二百年来以為當然

固無望其減而獨畏其日加也歷三紀以來民間未嘗放赦而水旱之災蠲貸之令亦少矣又經島夷焚剽之後海上之戍不徹而加編海防歲增月益江淮以南益騷然矣軍府之敷乾沒動數百萬此皆生民之膏腊也凡為大吏其勢與民日遠一切以趨辦為能民之病苦非有關於其心也若為令者則民皆吾之赤子朝夕見之亦何忍使之逮繫鞭笞流離殭仆而不之卹也夫額供之數固民之所樂輸者其他水旱流冗荒萊蠡蠹之所積逋與今權宜一切之征求謂宜有調停委曲於其間此令宰之所宜留意者也余歷觀前政有不以催科為事而事亦未嘗不辦集往往為大官以去者而且急於催科者其功名反或不逮然則獨以催科為東南之吏告者其流禍於生民多矣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莊子論解牛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夫如是天下事夫何憂其難余固為吾丁君告亦并以為諸同年之吏於東南者告也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

余讀史觀項羽救趙諸侯兵軍鉅鹿下者十餘壁莫

敢縱兵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韓信以兵數萬東下井陘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與趙大戰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楚威振天下及漢破楚垓下以得淮陰侯而淮陰之功始與皆在今真定之境嘗欲一至觀其戰處而不可得真定本古中山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北畧地其事固已偉矣典午之南劉石慕容苻秦繼起燕趙而慕容道明建都國於此固亦一代之雄也唐自大曆貞元以後強藩不制而成德一軍尤為驍悍天下視河北若旧鼈吐番然蓋不為王土者百年宋因石晉失山後諸州則真定遂與契丹為境其後金人隔兩河二路尋亦不守而國事不可為矣　國家今為畿輔重地而太平二百年議者以為其悲歌慷慨之習已大變於古而不知燕趙之人出於其性然者獨以　朝廷威靈有所儌首畏伏而終不能以帖然也蓋古所謂驍悍不可制者其平時未嘗不儌首畏伏及其一旦激於其所不可忍而驍悍之性乃得而見耳夫以中山之地為古豪傑力戰之區而姦雄竊據之所都唐失河北勢日

王之業比古京兆馮翊扶風之地非得良有司拊循教化無以使之安土樂業而壯　國家之藩衛也今使驛之所出兵調之所加坐派日增民生蹙耗甚矣而議者徒思重三關之戍守煩邊徼之供億謂燕趙之民荏弱屏息而可怵者亦未之思也欒城韓山童之事可以鑒矣今制推府佐郡治獄狀常為監御史之所委寄而監御史實能制一方之命余以是為光君告焉君與余同年進士今選為真定府推官者也奧學通才為人聰明仁恕犴獄之事余無足以為君贊矣

送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安定孟與時與余同年進士而以余年差長常兄事之余好古文辭然不與世之為古文者合與時獨心推讓之出於其意誠然也與時以選為成都推官余亦為令越中將別無以為與時贈者惟推府為郡司理儒者能道前世論刑之說詳矣余讀尚書古文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今世所用孔氏書語也而伏生今文以恤為謐漢儒傳之而太史公本紀云惟刑之靜哉靜即謐也自古論刑取其要未有靜之一言為至此真聖人之語余以是為與時告焉余生吳中

獨以應試經行齊魯燕趙之郊嘗慕遊西北顧無繇而至與時自安定徃來長安中又從太行山以来京師今又官蜀中行卬鄰九折坂覽劍閣石門之勝豈不亦壯哉昔王介甫初仕大名為司理而韓魏公為守嘗告以君年少當讀書不宜專以吏事而介甫實未嘗不讀書也以此恨韓公為不知已而韓公之意則美矣故余於與時尤望於吏治之暇無忘學古之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徃時張文隱公嘗為余言今時人材惟趙孟靜在史館難得嘉靖二十九年庚騎薄都城公卿會內廷先生獨申大議至廷罵阿黨風節凜然有汲長孺所不及者京師人至今能道之趙先生成都人也余故為文隱公所知而趙先生以是亦知余固無繇一見之士之相知豈在於見不見哉然余懷之久矣而羨與時之獲見先生也而又以喜與時之得師也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余始五六歲即知有紫陽先生而能讀其書迨長習進士業於朱氏之書頗能精誦之然時虛心反覆於聖人之本旨則於當時之論亦未必一一符合而或時有過於離析附會者然其大義固不謬於聖人矣

其於金谿往来論辯終不能有同後之學者分門異戶自此而始顧二先生一時所爭亦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根本節目之大未嘗不同也朱子既沒其言大行於世而世主方主張之自九儒從祀天下以為正學之源流而　國家取士稍因前代遂以其書立之學官莫有異議而近世一二君子乃起而爭自為說創為獨得之見天下學者相與立為標幟號為講道而同時海内鼎立迄不相下餘姚之說尤盛中間鼓息而復大昌其為之倡者固聰明絕世之姿其中亦必獨有所見而至於為其徒者則皆倡一而和十剿其成言而莫知其所以然獨以先有當世貴顯高名者為之宗自足以鼓舞氣勢相與踴躍於其間此則一時士習好名高而不知求其本心為邇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則流風之弊也夫孔氏之門學者所為終身孜孜不怠者求仁而已其後子思為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高明廣大精微中庸新故之目皆示學者為仁之功欲其全體不偏語意如皐陶所稱直温寬栗之類也獨用揭此以立門戶謂之講學朱陸之辯固已啓後世之紛紛矣至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特言孩提之童自然之知能如此即孟子之言性

善已盡之又何必偏揭良知以為標的耶今世不求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之實而囂然以求名於天下聚徒數千人謂之講學以為名高豈非莊子所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也夫今欲以講學求勝朱子而朱子平生立心行事與其在朝居官無不可與天地對者講學之徒考其行事果能有及於朱子萬分之一否也奈何欲以區區空言勝之余友王子敬舉進士得建寧推官余固慕遊朱子之鄉而未獲者忻忻然願從之而不可得因告之以凡為吏取法於朱子足矣間謁紫陽之祠以辭香為余默致其禮俾先生有神知數百載之後亦有余之自信不惑者也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陳氏在吾崑山家世以科名顯子達前年試南宮不第欲就選時有傳權貴人語以某地某官相許者十達曰吾可以賄而求仕耶即往而責償於其民可耶遂拂衣以歸今年試南宮以一字失格不得終試遂復就選適銓部政清請謁不行或有以中人為地者率置之蠻徼荒遠之區天下士集京師皆以為朝廷清明太平可望而子達得為縣大名之元城元城

賦輕人朴雖在三河之間於今畿輔地獨僻遠仕宦者得此以為清高子達因其土俗而無撓之易以為治而余以為今之為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為其官之上者自昔置令以百里付之故譬之為人牧牛羊為之善其牢芻擇其水草時其繆放而主人不問觀其牛羊之羸茁而已矣今以一令而大吏數十人制於其上牛羊之羸茁不問也牢芻水草繆放之事不使之為也而煩為之使苛為之責欲左而掣之使右欲右而掣之使左以牧一人而伺其主十人而主人各以其意喜怒之凡吏之勤苦焦勞日夜以承迎其上無餘事也故曰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為其官之上者今天子委任元輔作新吏治有望焉耳以告其為其官之上者也

送濬甫魏鴻臚榮授南還序

昔吾莊渠先生起吳郡天下之士從之講道與餘姚南海角立今沒二十餘年先生之門人存者蓋少其位于中朝與遊宦於四方者幾無一人矣今歲先生之子仁父與其從子溫父試南宮皆不第而東倉王

明得與余皆先生家壻幸獲同榜而明得又先以病
予告還鄉仁父留乞恩就教慈谿而溫父之母兄濬
父以舍選得鴻臚序班濬父與余先妻同母兄弟也
思念少時莊渠先生以斯文為已任時自南海及成
均還士大夫過吳中必造先生之廬而今兩京及所
在講席常滿群言淆亂而先生之道響絕以其門人
子弟之無顯者也余既孤立無能有以振先生之道
而二君者又南還是以愈默默不自得也因為序以
送濬父而復為七言絕句一首以送仁父欲其以先
生之道振于浙東也

送毛君文高之任元城序

先王建官必有牧監參伍殷輔長兩正貳而上大夫
受縣縣邑之長曰尹曰公曰太夫其重古矣蓋亦必
有參伍兩貳之屬也至漢仍秦制為郡縣縣萬户以
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户為長秩五百石至
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
石以下有斗食佐吏之秩是為少吏是知令丞尉皆
長吏也夫令為天子親民所為臨軒顧問者墨綬進
賢兩梁冠其選即為州牧刺史丞為其佐亦不輕矣
今制重內故令輕令輕則丞輕矣而令又往往恣雖

傲誕自輕其丞者何也凡縣之事丞理其繁而令得以簡丞效其勞而令得以逸令過丞規之令不及丞輔之則令之於丞其可輕也予友陳子達受命為大名之元城餘三月矣而皖城毛君文高令往為其丞子達剛直不阿遇事發憤而毛君為人謹厚往以佐之必和而能濟也元城之民其有賴乎余觀郡乘自古遊宦魏郡知名者不少其在元城樂廣以令李若水以尉佐覽蒲鄉一亭長耳而漢史傳之毛君其亦可自輕其官也哉君之先人樂善好施晚歲無子嘗捐貲修其縣之崇惠觀其上梁之日縣令親為酹酒於三清像前曰毛某善士今喜捨鼎新此觀願天予生四子先予之名曰梁曰棟曰材曰柱後果生四子命以其所命名其事頗異梁者即文高也信知古稱禱於神而生者良有之今毛氏之後世尚當有人而毛君之為丞生有神符其必有異政豈可輕也哉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國家自永樂遷都兩京並建如古鎬洛之制百司庶府之在南者悉仍其舊而稍省其員額兵部尚書領掌留鑰寄任特隆而車駕清吏司得以揀選上十二衛之驍勇翊衛　皇宮蓋古光祿勳之職領五營七

署之事所以佐大司馬寓兵機於環衛之間非特掌輿輦車乘郵驛廐牧而已　高皇帝以兵定天下斂百萬之師於神京國家宴然有泰山之安於今且二百年適者營卒群噪極其猖狂幾如元魏神策虎賁羽林之禍　朝廷紀綱所繫不小矣夫兵衆之所聚統馭之者或不能知其情人之情不能知其蓄之之久則憤憾而思有所一出此固其勢然者于是欲求其情而加懇咻之彼方自以為得而安于自恣如是則向之所謂情不生於情而將生于習彼以其一旦憤憾之氣而狃之以為習　國家可一日恃之以為

安哉異時遼陽之師嘗嚚矣撫之而後安雲中之師又囂矣撫之而後安此邊疆之患四肢之虞也今京輦腹心之地惴惴如此然又烏知不以異時之事無所懲而效之也如使又無所懲而效之則吾未知其所止也天下之變無不起于微唐中葉始於平盧一軍之亂當時不折其芽萌釀成至于五代一百六十年不可除之痼疾武宗時澤潞擅命李德裕請討之而橫水成兵叛入太原奉揚弁主留事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德裕遽趣王逢起榆社軍斬弁獻首京師而澤潞亦平德裕之為相不盡滿人意而臨事有制如

此故能使河北三鎮畏脅而會昌之政稱美於世蓋天下善者能制其機贏縮變化無所不可獨患因循不決徒于目前之無虞而制之不出于已此所以可慮也人言君勤敏於吏事凡監牧舟艦諸廳敝多所釐革而　親王之國兼兵工二部之務沛然有餘予以為此得君之粗者今茲北上必能以天下之大機贊於廟堂矣予何詞以勗助之哉

送周給事興叔北上序

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為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為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士亦有以自重而已雖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常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蓋孔子孟子之時世已莫知尊用其道而孔孟固未能忘情於斯世亦與之相驅馳而終以不可為而止則孔子孟子之所以自重者也後世學者守其家法雖至於千百年未嘗變也孟子之於伊尹孔子蓋力攻當時好事者誣聖人以成其苟進之私至於百里奚自鬻亦深為之辯孟子以為百里奚之所就小矣猶不肯自鬻以成其君夫苟至於自鬻雖五伯之業不可為也由是言

之士之欲托於功名而苟冒以進者雖自詭以有所成亦誣矣臨安周與叔以進士為令江南入為給事中時宰慕其名頗示意旨欲邀致之門下與叔即引疾以去　先皇帝之末年　朝廷方舉遺逸會　新天子即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與叔宜以時起以觀　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臥自若　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非有旨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　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與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與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興往來臨安嘗訪與叔於西湖古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迹所不至臨安會城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與叔之出真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為諫諍之臣　天子既嘉奬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遜其言每奏輒行蓋遭時　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吉崔寔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今　天子承統繼阼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與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　朝廷任屬之

意甚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未知所裁何足以贊
興叔之行顧平生受知最深而樂興叔之道行也因
為序之云

送余先生南還序

太史余先生以進士第三人入翰林今年南宮試士
先生受命司考校所取士三十人天下以為得人未
幾以官滿一考推封其父母尋得予告還鄉所取士
于先生之南行也謂宜有文以送之以齒序屬于余
夫大人君子之得位也觀其所施于天下其未得位
也觀其所以養之者而已矣今之館閣其未嘗當天
下之任也夫自一命之微皆有職業獨以為輔相育
材之地于天下之事一無所營其思慮使之虛靜純
明以居其德業而博考古人之書自聖人之經以至
于諸子百氏之說古今治亂之故無不盡其心則所
以為輔相者具矣而後一旦畀之位以當天下之任
無不宜也此國家所以儲館閣之意也予至京師見
先生與吾郡王太史先生皆以年少登高第入則同
館出則聯轡其氣冲然如有所不能汲汲乎思有以進于古人而不自知其名望
地位之崇可以為大臣宰相之器矣而吾余先生于

其所取士與之處未嘗不郤郤乎其喜也引而進之惟恐其不可及也所取士于先生之去也僛僛乎其如有失也其日遲先生之来也夫士以一日之相遇而定其終身之分非特主司之求士欲得其人而士亦欲得主司之賢以為歸韓吏部稱陸相之考文章也甚詳而自幸在選中以吏部之高視一世顧亦自附于陸公以為其門人可以無媿予久困于試而特為先生之所識援天下尤以此多先生其感恩宜莆于尋常茲不敢具述者蓋為序以送行者諸君子之意也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士大夫於出處進退之際常自度於其心非人之所能知人亦不得而知之以一日居也至其無所不安雖名公之告老周公猶名公之自為也何嫌於不去而必以去為高潔哉今世論士之去位夫徒高潔而已豈所以語出處進退之義而為知道者之所無以議為哉然使其心有纖毫於其中而去乃亦其所以為高潔者也疏廣受二子以年老辭佐漢史具述其事韓退之又稱之以為送楊

少尹序亦以具見當時之人能知所慕愛二疏者而二疏之所以去益堅不能言也退之於楊侯亦然而曾子固之送周屯田直以得釋於煩且勞以為樂夫士大夫致身國家豈獨以能自釋於煩勞為樂耶班與韓曾之文世皆以為不可及吾猶以為未能究出處之義而自度於其心非為論之精者余與太僕顧公少相知公之為給事中放廢二十餘年間與之言居官時事輒笑未嘗自道及在京師始叩之知當時奉使勘蜀事能為朝廷不別跡骨肉得大體其請赦還大禮大獄諸得罪臣止禱祠尤時所難言及起廢四遷至今官其在寺所建明多可紀要之居其職必欲以有所為不異往時為給事少年鋒銳之時亦可以稱為得盡其職矣一旦引年以去豈不謂之高潔哉然其志意之所在不自言者人亦莫得而測也先是吾吳致仕去者陽羨萬宗伯而海虞陳奉常則以病告去二公皆知吾者公還其以吾文示之其必有當於其心者吾所以論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際韓退之曾子固之所未及也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序

贈張別駕序

張侯自尚書秋官郎出判蘇州會其屬縣崑山之令闕来署其事未逾月新令且至吾黨之士為會於玉山之陽邀侯為一日之懽蓋莫不戚然於侯之去者噫人之相與有歷歲月之久未必其相愛也豈徒不能相愛有厭其歲月之久而去之唯恐其不亟也若

侯之不鄙夷吾人與吾人之所以愛侯者可謂有情矣吏之来皆四海九州之人無親知之素一旦以天子之命卒然而相臨如是者豈法度威力之所能為哉夫亦特其有情以相愛而已今或自謂其能制百里之死生法度威力之可以為視其人漠然而獨行其恣睢之意則今世之俗吏類如此也侯為人慈愛愷悌可以望而知其情故不逾月而縣之士民無不愛且慕焉嗟夫吾縣之人力耕以供賦貢曲事天子之命吏蓋亦無所不至雖駢死鼓朴之下未嘗敢有疾怨之心獨於是非之實亦　不能昧者或時僅見於里巷之歌謠蓋孔子之刪詩三百篇美一而刺九焉所以導民之情宣之使言若十月之交雨無正雖幽厲之虐不能絕也今大吏或相與比於上不曰吏之無良然且詬詈吾人以為風俗之薄惡夫二百年仁孝忠厚之俗奚至于今而獨惡耶方侯之視事即有倭寇之警賊自濱海深入百里絡繹城下侯以安靜鎮之雖在倥傯之際不肯因循舊弊以擾於民自前年賊至而縣常先時塞門又嚴縋城之禁小民斗米束菜悉為吏卒所苛取近郊之人扶老携幼望門而呼城上莫有應者獨坐視其宛轉於鋒刃之下且

日鉤取疑似之人以為賊諜而屠剚之蓋冤苦無訴之民有不獨死于賊手者矣如前之為今歲皆無之則賢人君子之所至豈必其歲月之久如時雨之霑漑于物豈有涯哉夫然後知侯之所以非今之俗吏而暮月之間吾人愛慕之深如此則夫知吾縣風俗之不薄者亦莫如侯余故樂為道之云侯名牧辛丑進士山陰人

贈陽曲王公分司太倉序

陽曲王公為郡之三年遷河南按察司副使治兵毘陵尋詔以常鎮舊并蘇松命公復還理所於太倉公職任師帥以文學飾吏治至是忽寄兵戎之任而朝野無異議若其素然者常以謂人材之於世其具有不同苟以受命效職不過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其治辦往往亦多可觀然此特自秦以來所謂吏事而已古之所謂大任於天下要以讀書學古識治務知大體之為先有非俗吏之所能者是以不屑於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而可以無所不通公起進士守河南州日與諸生講論文學其佐大名亦然三遷至吾郡郡號人材淵藪公獎進人士孜孜不倦當兵荒彫瘵之餘能以寬靖無事而治以此

推之將屯百萬之衆可以知其不勞指麾而有餘裕矣海内承平日久一旦外夷内侮豈武力之未競所以治之之道未盡也昔任延為會稽都尉聘請高行待以師友之禮遣功曹奉謁修書記於龍丘先生郡中士大夫爭往歸焉後為九真武威所至立校官興儒學而徼外蠻夷保塞匈奴種羌絶不敢出儒者之於兵戎豈異事哉公以壯年名位日進身為大吏而問學如諸生此古大臣宰相之事也其無所用於世未嘗敢交州郡而公特加優禮雖孤栖江海之間自以得所嚮依自公在郡歲一再見已如朝夕見之矣其在毘陵歲不一見如旬日見之矣常恐一旦遠去而今返駕於吳蓋枯槁沉溺之中津津然如有生氣以其之於公如此凡士之於公可知也今歲禮部會試及對　大廷魁天下者皆吳士公長育作成之效已見於此而明堂棟梁之材公所甄識猶或有未盡出者自此將乘運而起為　國家社稷無窮之計豈區區吏事之所能及哉公提調所貢士王執法以公之至太倉也郡士大夫皆往為賀執法門下弟子獨宜以文字贊述公之盛美以某有一日之長又最知公者推使言之而為序云爾

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余少時與李廉甫遊廉甫與汝積尤親善時邀余出郭造汝積汝積方家居授徒至則余三人相對無一語但啜茗至暮而返意甚懽然後廉甫登第余獲薦於鄉而汝積在郡膠二十餘年始以貢計偕北上是時廉甫以都御史自江陵還臺余將試春官意吾三人者復當相聚而汝積已得開封之司訓以去廉甫方病在告余竟落落而歸已而廉甫卒於鄆州以余之無似不足為道而汝積抱有用之才淹抑至此迨廉甫之沒世汝積方始出仕則士之窮達蚤暮不可以一槩論也始余過徐州問黃河道所自舟人往往西指遡河入汴梁處獨念大梁夷門東苑平臺之故迹及前古帝王之陵寢近世京邑之麗藩省之富與夫黃河之壯而不得一往今汝積旦夕游焉且以溫良淳厚之器以作成大梁之士其亦有足樂者矣士所志于天下其大者樹勳績於世常患於不能遂而或有纍高致至之危汝積居名都日觀仲尼廟堂陳俎豆與諸生揖讓其間講論六藝之文昔人所謂擇官而仕未有逾於此也恨余與汝積南北垂違不得相與共歎廉甫今日遂無此日月吾徒居世隨所在

盡吾事而已他尚何求哉汝積所教縣中子弟以其師行未及有贈會其子揚將至大梁請余為序以補送行之闕云

贈俞宜黃序

國家於州縣之吏多從布衣諸生選任寄之以百里之命未及三載輒遷去而課其賢不肖悉聽於監司凡監司之所奏罷者固不論至其所薦舉必極其褒美雖古之龔黃卓魯無以過夫龔黃卓魯未必一歲而成則今之薦者過龔黃卓魯遠矣然及其遷以去也其為州縣猶故也而未有稱治者如此則吏之賢否果皆其實乎抑其為名者之多耶而上亦以名求之而已其於民果何益也予識宣平俞君君為撫之宜黃獨其志汲汲於民而無意於為名然而名亦歸之至考其實則惟以平恕為心而未嘗刺覈以求一切宜黃在山中數燬于兵君為縣草創而能視如家事自神祠學舍縣廨橋梁之政無不悉舉凡此皆非今之所以為吏課者君獨汲汲為之無不辦治至其為政又持平恕則今之吏吾於宜黃推賢矣雖然君亦有遇焉夫縣之士大夫為士民之望其知吾政尤明於監司然苟非其人未有不以私故撓法者其求

於有司者無已也稍不如其欲而毀隨之矣宜黃之仕者蓋少而今少司馬譚公獨能戢其家而一聽於吏之治其於有司無求也故無怨焉且又加敬而為之延譽君於是曰司馬公如此吾於監司自令無得罪者矣至於比縣之吏亦以娟嫉傾排者多以故毀譽不明而監司亦無以得其實吾友蔣子徵在臨川與君相愛雅故推轂之君以此益得展其志穀梁子曰志行既通而名譽不著友之過也余以是又仰少司馬之盛德與吾友之賢非獨宜黃之吏治獨善於今世云戊辰之春與君同入覲還共舟因得熟語而備知之渡江將別書以為贈

贈弟子敏授尚醫序

吾家自唐宣公以来以文學應制科常為天下第一世有顯仕　國朝懲元氏之玩法令嚴急士大夫懼罪不敢出仕　長陵之世吾祖以人材舉猶不敢應命迨累世承平則皆以高資雄鄉里子弟多臂鷹騎馬出入馳騁為樂不思仕進吾祖始以諸生登科為吏齊魯之間　先皇帝御宇余與憲副弟始登進士然余試南宮久憲副一試即得之是時大宗伯王公諸進士旅見者四百人公獨進憲副前問道余姓名

曰非爾之族乎盖以余之族姓單而吳中之歸無二
祖也隆慶三年余自邢州入　賀而栢泉叔方為大
鴻臚賜告還余弟子敏奉部牒官尚醫盖於是而吾
之族屬知仕進之榮而子敏以下諸弟方治進士業
昔海虞童大理其父為侍御而大理兄弟三人皆舉
進士為大官唯二子不第亦以資為官先是童氏治
宅畜土獲五鱘其後侍御五子皆横金帶協於五鱘
之祥海虞人至今稱童氏之盛焉吾叔之諸子殆將
似之以此為尚醫賀且祝諸弟孋美童氏而石塘弟
以太學上舍同在京其樂有家門之慶與余同也因

為之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大慈仁寺在京城宣武門外西寺盖　孝肅皇后以
其弟為僧故為太后時建此寺　憲宗皇帝兩製碑
記順奉母后之志也余舍于寺左方丈見其長老云
祖師名吉祥姓周氏為兒時好出游嘗出不復歸家
家亦不知其所在　太后自未入宮師已與其家不
相聞久之去祝髮於大覺寺然常遊行市中夜即来
報國寺伽藍殿中宿　太后意亦若忘之忽夜夢伽
藍神来言　后弟今在某所　英宗亦同時夢夢覺

相與言皆同即日遣諸小黃門以夢中所見神言求之至則見師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小黃門白入見帝后皆喜后問所以出遊及為僧時為泣下因曰何如今日為皇親耶吉祥不願也復還寺　后不能強厚賜之　英宗晏駕　太子即位后為　太后出內藏物建大慈仁寺報國寺故小剎也今為大寺其西伽藍殿尤存云　孝宗時　太后為太皇太后為立護勅碑碑所載莊田無慮數百頃師以左善世示滅帝遣官致祭師時所招僧至數百人迨後慶壽寺燬僧亦来居於此僧衆矣惟今道宇獨其九世世嫡也隆慶元年余入覲来見道宇尚披髮後三年来則道宇之師已化去道宇以年少荷重負得部劄為左方丈住持於是京城内外凡為其教者皆来為道宇賀而道宇之從師昂為之請序於余余謂祖師脫屣皇舅之貴而樂世外之教　孝肅皇后在慈宮　二聖隆孝養恩賜無所不至而祖師澹寂自若　英廟以来外戚恩澤侯者不能數世祖師之賜莊猶存衣食寺中數百人此有以見一時富貴之不能久而澹寂者之長存也道宇神氣清明卓為禪林之秀吾知祖師之傳不墜遂序之以為贈

贈戒眉寺覺義海上人序

佛之教自魏以来迄於遠金皆有燕土崇尚是道燕故多寺宇元尤尊盛為寧寺以法會者常數萬人及皇朝其教不墜今京師内外之寺無慮百數寺有故有新或起或廢由其時之崇尚與俗之喜捨僧之才能振起與否凡寺領於祠部而官之曰善世曰闡教曰講經曰覺義覺義之品列銜猶第八若於其中能傳其道非論佛以往世數其真如佛性出世化人靈變無際世莫得而測也其時之能尊與否及世之知不知一歸於空可得以國王宰官而臨馭係縻之耶現形示教其行於世與衆同而法在焉世亦莫得而測也今京師之定武關外有曰戒眉寺者不知其所以始蓋自唐云或曰昔有大士自犍為来先居戒眉山故以為寺號或曰佛以一掌持化自他國土互融無礙智境則夫千世界之中即此皆靈鷲山給孤園也何況戒眉乎海上人姓紀氏為保定巨族少而祝髮居於寺凡若干臘上人能自推其世其一祖曰德林二祖曰明善三祖曰真相而自次其世曰四寺幾廢而再新之亦自謂能究竟無所有今年若干祠部上其名予之官曰覺義於是京師諸寺長老莫不欣

踴喜是寺之有主也夫竺乾之道世不顯亦不滅綿綿延延而常教人以為善者其猶有是類也耶大慈仁寺住持宇上人余識之故為上人請贈言遂為書之

賀戚總戎平倭序代

國家受天明命奄有萬方日月所出入之處莫不賓貢其浮海而來者出於載籍之所未有倭夷始雖狂狡卒未嘗不惕息扶服而請獻焉頃歲乃敢陵斥州縣浸淫疽食濱海之區為其所傷殘者沿絡萬里蓋承平之久禁網濶而武備弛也　天子當宁太息者十年於茲矣疇咨海内妙選守境武畧之臣於是定遠戚公以世胄任驅馳積功兵間遂奉璽書受專閫之寄先是兩浙之氛稍息而輩集於閩海莆陽之境剽掠殘斃郡邑為之丘墟去冬復來攻圍仙遊相守

逾月危城幾不能保公提兵振旅呼吸之間百萬之衆一時崩籍遂解重圍閭人懲往歲之害人人惴恐自以公再造之恩懽呼鼓舞而餘賊奔潰溫陵公方追奔期於殲蕩而止當是時宜黃譚公以中丞居提督之任而南明汪公為廉訪使運籌協贊之力為多宜其成功之易矣余忝東南鄆侯之寄捷書亟聞私心慶幸不能自已是用馳使往賀蓋江淮閩浙首尾之勢閩海寧息則江淮亦無騷動非獨古者隣境相慶弔之禮也余昔嘗見公談兵固已窺其胷中之奇又自以虛庸繆當重寄懼不教之兵不足以應敵方求貔劉之禮尋古握奇八陣之法數千里遣使有咨於公公時已調集浙兵即命使者介馬自隨夜二鼓統兵三萬過新嶺寂然無聲黎明遂破賊巢其神速古之名將弗過也使者歸言其狀如此其號令精明被羽先登身當百死皆所目見噫世謂當今無將蓋凡任疆圍之責者莫不人思効命而有卓然如戚公者出馬王靈所加海宇清宴將書勳太常被河山帶礪之盟後之考論中興元功者非公其誰哉是為序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記

可齋記

余友陳敦書為屋於郡城之隅而扁之曰可齋嘉靖四十一年春敦書與余同試春官數来過余命之為齋記念昔與敦書同舉於鄉考官張文隱公以孔子命題余一時之論殆未能盡嘗欲為敦書質之孟子曰孔子聖之時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者也孟子所謂可者言孔子
因時應變而不滯云耳聖賢之於天下非能為一定
之迹遭時之所宜而亦不容不異孔子之聖於春秋
之世亦必有以自處者非謂仕止久速泛無所適而
特任其所之余謂孔子既出而不隱則可以仕可以
久者孔子之心特其不可以仕不得已而止不可以
久不得已而速耳速與止非孔子之心孔子所自處
者仕與久也故自謂異于逸民而無可無不可無可
無不可者乃聖人出而應世與物委蛇之道非謂其
不可而隱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自堯舜三代聖人
無不在位者孔子之自待可知矣要之伯夷伊尹柳
下惠此三子者伊尹於孔子為近伊尹五就湯五就
桀自亳入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孔子去魯斥乎齊
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十四年而反魯其任天下
何以異哉但世無成湯則伊尹必不能如孔子之出
此其所以不及孔子者孔子蓋自以文王之文在茲
有不容已而自大賢以下若曾閔之徒則固未嘗使
之仕也其於逸民亦無譏焉嗚呼士生于後世苟非
聖人則可與不可之間宜知所審矣敢書以予言有
發論語孟子之義請書以覽觀焉

陶菴記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為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詼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慫憔悴之意動于眉睫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顏淵而責子路之愠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和蕭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于窮而直以窮為娛百世之下諷咏其詞融融然塵查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于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為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于外飢寒憯于膚而情性不撓則于晉宋間真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郤子之間予不敢望于郤而獨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爾其室曰陶菴云

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閒靚壬寅之歲讀書

於此宅一有清池古木纍石為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遠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亢桑老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荊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為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欒全軒記

餘峯先生隱居安亭江上於其居之北搆屋三楹扁之曰欒全軒君為人夷坦任性自適不為周防於人意之所至人或不謂為然君亦不以屑意以故人無貴賤皆樂與之處然亦用是不諧於世君年二十餘舉進士居郎署不十年為兩司是時兩司官惟君最少君又施施不肯承迎人人有傾之者竟以是罷去會予亦來安亭江上所居隔一水時與君會君不喜

飲酒然會即談論竟日或至夜分不去即至他所亦
然其與人無畛域懽然而情意常有餘如此也君好
山水為郎時奉使荆湖日登黃鶴樓賦詩飲酒其在
東藩謁孔林登岱宗觀滄海日出之處及歸則慕陶
峴之為人扁舟五湖間人或訪君君常不在家去歲
如越泛西湖過錢塘江登子陵釣臺遊齊雲巖將陟
黃山歷九華與盡而返一日要予坐軒中劇論世事
自言少登朝著官資視同時諸人頗為淩躐一旦見
絀意亦不自釋回首當時事今十餘年矣處靜以觀
動居逸以窺勞而後知今之得何也天下之人孰不自
謂為才故用之而不知止夫惟不知其止是以至於
窮漢黨錮唐白馬之禍駢首就戮者何可勝數也二
十四友八司馬十六子之徒夫孰非一世之才也李
斯用秦機雲入洛一時呼吸風雷華曜日月天下奔
走而慕艷之事務時易求牽黃犬出上蔡東門聽華
亭之鶴唳豈可得哉則莊生所謂不才終其天年信
達生之至論而吾之所託焉者也予聞而歎息以為
知道之言雖然才與不才豈有常也世所用楩梓豫
章也則楩梓豫章不才而櫟不才矣世所用櫟也則櫟
才而楩梓豫章不才矣君固清廟明堂之所取而匠

石之所睥睨也而為櫟社君其有以自幸也夫其亦可慨也夫

悠然亭記

余外家世居吳淞江南千墩浦上表兄澈山公自田野登朝宦遊二十餘年歸始僦居縣城嘉靖三十年定卜于馬鞍山之陽婁水之陰憶余少時嘗在外家盖去縣三十里遥望山頹然如積灰而烟雲杳靄在有無之間今公於此山日親高樓曲檻几席戸牖常見之又于屋後搆小園作亭其中取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為名靖節之詩類非晉宋雕繪者之所為而悠然之意每見于言外不獨一時之所適而中無留滯見天壤間物何往而不自得余嘗以為悠然者實與道俱謂靖節不知道不可也公負傑特有為之才所至官多著聲績而為姤媚者所不容然至今朝廷論人才有用者必推公公殆未能以忘于世而公之所以自忘者如此靖節世遠吾無從而問也吾將從公問所以悠然者夫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靖節不得而言之公烏得而言之哉公行天下嘗登泰山覽鄒嶧歷嵩少間涉兩海入閩越之隩阻茲山何啻泰山之罌石顧所以

悠然者特寄于此莊子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緇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聞聞者也予獲侍斯亭而僭為之記

菊窓記

去安亭二十里所曰錢門塘洪氏居之吳淞江之東為顧浦折而北洪氏之居在其西地平衍無丘陵而浦之厓岸隆起遠望其居如在山鴈中昔仲長統嘗論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舟車足以代步涉之勞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睥睨逍遊戲平林永保性命之期不羨入帝王之門也大率今洪氏之居隱然如統樂志論云而君家多竹木前臨廣池夏日清風芙蕖交映其尤勝者君不取此顧以菊窓扁其室蓋君嘗誦淵明之詩云酒能祛百慮菊能制頹齡又云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夫以統之論雖美使人人必待其如此而後能樂則其所不樂者猶多也卒為尚書郎濡跡於初平建安之朝有愧于鴻飛冥冥矣為昌言何益哉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可謂無入而不自

得也今君有仲長統之樂而慕澗明之高致此予所以不能測其人也將載酒訪君菊窓之下而請問焉

顧原魯先生祠記

前元之季崑山有隱君子曰顧原魯先生居於海濱讀書學道不求聞於時端居一室憑几而坐所當兩臂處遺跡宛然手自批註經史後其家懼禍悉燬不傳然而海濱之父老至今能言之四傳而至其孫啓明今為太倉人稍徙至郡城有子存仁舉進士為禮科給事中得推封其父尋以言事忤旨被謫居庸關之外又之得還吳給事既被廢家居尤喜考論先世故事而郡太守歷下金侯城頗采父老之言又以封君之敦尚誠朴足以風勵末俗乃撤令列祠於郡學若州之鄉賢祠復于齊門外臥佛寺之東偏建祠而以封君從祀以為近其家可以歲時致祠事焉給事謂余具知始末而請記之予惟古之人遭時際會佐世主功施于天下而垂名于竹帛後世之所稱述往往為此至于巖穴幽棲之士雖長往不返亦必因時主側席之求弓旌玉帛賁于丘園世始得以稱述其名若夫許由卞隨務光之徒以與人主以天下相揖讓此宜其彰彰較著矣而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皆

修身自保楊雄少從君平遊巳而仕京師顯名數為
朝廷在位者稱此二人故能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
于京師由此而言非此數者雖没世無稱也而又有
不然者古之君子修身學道寧憔悴于江海之上而
不顧彼非有求于世者然約而愈顯晦而益彰逃名
而名隨之傳記之所載不可勝數無求于世而世亦
不容不知之此奚必有所待耶若原魯先生没于海
上至于今二百年而其幽始發則士之修德礪行者
何憂後世之不聞耶郡太守表章之意微矣祠凡為
堂寢廡門若干楹始于嘉靖三十年十月其日落成
于嘉靖三十二年有一月其日其為記

婁曲新居記

婁江新居者吾縣在婁水之曲沈先生故以名其居
始自吳有國其東門曰婁門震澤之水由是東入海
故水為婁江古婁門外馬亭溪是也溪上復城越王
餘復君之所治因之為婁縣王莽曰婁治吳有婁侯
而或謂之嘹城江入海口為劉家港嘹與劉聲近訛
吳大嘹蓋在北野禺禦東所舍云沈先生世縣人年
七十矣未始出於婁曲也而以名其居蓋自謂終老
於此云爾昔伏波將軍平交阯還言吾弟少遊哀吾

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為善人斯足矣致求贏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淶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俯水際念少遊平生時語何可得也班定遠在西域年老乞哀求還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二人者君子蓋悲之嗟夫人生百年之內為日有幾欲窮萬里之道日馳騖而不知止者何也先生蓋自叙其少時艱難之迹曰吾晚得地於郊外安而樂之名其圃曰南園其館曰星槎其堂曰卅有曰吾而後庶幾其有之已又鬻他姓於今始卜於縣之南街親朋往還里俗淳厚有宅一區有屋數椽有花有竹濁醪一壺黃薑數莖焚香賦詩自喻桑榆之樂物無能易之傳謂逋旅無常為遷徙之徒茲則庶乎可免矣余讀其辭蓋有隱居之致而有感於昔之人發憤伉志爭功名於萬里之外乃至白頭顧念忽有首丘依風之感因以歎夫漂漂者何所極也遂書之以為記

清夢軒記

余友王子敬於其居之西搆為書室而題其額曰清夢軒請余為之記余讀無羊之詩疑說詩者之未得

其旨此蓋牧人之夢馬耳牧人夢中所見羊角牛耳
濕濕濕濕降河而飲或寢或詭而牧人且簑笠負餱
為之取薪蒸博禽獸以歸則以肱麾牛羊而來以牧
人之愚而夢中之景象如此故嘗謂人心之靈無所
不至雖列子所稱黃帝華胥之國穆王化人之居而
心神之所變幻亦當有之頃莊周列禦寇之徒厭世
之混濁恍洋自恣以此為蕉鹿蝴蝶之喻欲為鳥而
戾於天為魚而沒於淵甚意亦可悲矣人之生寐也
魂交也夜之道也覺也形開也晝之道也易大傳曰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夫唯通知乎晝夜之
道則死生夢寤之理一矣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喜怒哀樂不亂其心故虛明澄澈而天地萬物畢見
於中古之聖人端冕凝旒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
如牧人之夢而清廟明堂郊丘廬井俯仰升降衣服
器械出乎其心之靈自然而已而何所作為哉子思
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慎其
獨也孟子曰夜氣足以存此非清夢之說乎子敬敏

而好學駿駿有志於道慕近世儒者以夢寐卜其所學故以名其齋予是以告之以予思孟軻之說也

寶界山居記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群峯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涯別塢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束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孑卑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滃淼瀕洞沉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絶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奔湧屏列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為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蠙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間日以詩書自娛因長洲陸君来請予為山居之記余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峰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為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歙湖諸奇可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塵壒之外而開元天寶之際顧不能自引決以濡羯胡之腥膻以此知士大夫出

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淀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南陔草堂記

予友陳言甫卜居於縣城之東南門須浦之上蓋自門南出為走松江之道江之南北村民有徵名會集必由於此故為市頗囂雜而言甫之宅在浦西予家舊居東南門所謂河西者也而浦所自出為縣之隍婁水循是而東至太倉入海舟行晝夜叫呼不絕言甫家負隍而並浦獨蕭然有林野之趣於其居之後為堂若干楹前臨小池有亭樹花石池南有幽徑西出則平疇曠然堂之西為圃多竹樹花果又有堂若干楹言甫以為娛親之所故以南陔為名予讀詩小雅至於六月之序以為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詩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盡在于是小雅既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然是詩必以南陔為之本人無孝友之心則君臣兄弟朋友何由而得其敘和樂忠信廉恥禮義何由而得其道法度蓄積師衆征伐功力何由而得其度福祿何由而綏陰陽何由而得其理賢者何由而得其所萬物何由而遂為國之基何得不隆恩澤何得不垂萬物何得不失其道理萬國

何得不離諸夏何得不棄戾四夷之所以交侵而中
國微也故鄉飲酒禮燕禮皆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然後笙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蓋外盡君臣
而內反之父子之際而王道備矣漢儒掇拾於秦火
之後亡逸此篇至今遂以笙奏有聲而無辭而不知
所傳新宮采薺貍首驪駒及三遵三夏九夏之類其
辭逸者固多也東廣微補亡之篇庶亦近之而用意
止於晨羞夕膳之間求之於詩卷耳采蘋諸作雖閨
淡而意深遠至如陟岵蓼莪有幽遐罔極之思東氏
不能及也吉甫之尊人與家君同學既老又同與社
會在社中終日忻忻飲酒必醉而後去而平生有孝
友之行吉甫又能承奉之則凡登其堂者如聞鐘鼓
如聆笙瑟而可以知南陔之詩不忘矣予是以推小
雅之意義而著之

莪江精舍記

吾鄉嚴氏居吳淞江大直浦東世以貲雄至都事君
兄弟用選秀入成均為弟子而薦鄉常與余同試春
官矣余弟亭甫為都事君婿故余識磬貞垂髫之時

都事君儒儀觀美鬚髯而瞻眞少已豐碩客余家應對揖讓如大人長者往往稱之曰生子何必多如君一子已可知嚴氏有後矣都事君謝世啓貞受堂構之任愈能大其家而不幸早夭其孤潤方在孩稚毋諸孺人以育以訓至於有成今去啓貞之世忽踰一紀且冠受室矣諸孺人者寧邑令貞伯女也其持身有衛共姜之操其教子有歐陽太夫人之嚴潤仰承慈顏是恃是怙足以自解而念其先人蚤棄諷誦蓼莪之詩曰父兮以泣行江上痛流水之逝而不返也故以莪江名其精舍客有憐其志者求記於余且請為解之余以人之情皆有所止至於悲傷之過人得求以解之孝哉嚴子獨為其親而悲哀而可以人解之乎雖然亦有所止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忽然服以是斷者為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故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余憫嚴子日誦蓼莪之詩將復生無節乎子其繼若祖考之志思慰毋氏之心求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者是乃所以為無窮之情也余昔嘗再過嚴氏初見都事君飲酒雍雍歡燕竟日再過之則啓貞已為主人而余友徐直言在其家塾余止宿明日別去即今之所謂

精舍者往年嚴子來為其外氏陸家宰家求祝釐之詞始識之蓋二十年間而觀於嚴氏三世有足慨者又嘉嚴子之志而為之記

題玉女潭記

陽羨山水奇勝稱張公善卷洞及玉女潭其名皆托於神仙余讀山海經崑崙之山廣都之墜軒轅之丘不死之國以為此不過如齊諧鄒衍之徒之說著然今天下名山在于中州往往多仙人之遺跡豈其事皆信然歟溧陽史氏自漢杜陵壯侯以來數百年世謂之史侯家由溧陽至玉女潭四十里史君於其閒為之剪莽焚茅伐石疏土人力既殫天工始見由潭以往得二十四景名而揭之如所謂仙館佛窟瑤臺琪樹鶴坡鼉峽之類好事者聞而慕之不得至如望見之焉天下太平天子明聖史君為中朝貴臣而乃自逃於山澤之間點綴蒼碧緣著怪奇使後百年便以史君為仙人也由此言之余殆疑所謂僊人之跡者皆遯世長往之士有所托而為之亦史君類耶

震川別號記

余性不喜稱人道號尤不喜人以號加已往往相字以為尊敬一日諸公會聚里中以為獨無號稱不可

因謂之曰震川余生大江東南東南之藪唯太湖太湖亦名五湖尚書謂之震澤故謂為震川云其後人傳相呼父之便以為余所自號其實謾應之不欲受也今年居京師識同年進士信陽何啓圖亦號震川不知啓圖何取爾啓圖大復先生之孫汴省發解第一人高才好學與之居恂恂然蓋余所忻慕焉昔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人改名相如余何幸與啓圖同號因遂自稱之蓋余之自稱曰震川者自此始也因書以貽啓圖發余意尚慕尚之意云

耐齋記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兩齋之衡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之西頗為湫遠清閟先生至則偏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履跡獨一卒衣皂衣承迎左右為進茗漿因坐語久之先生曰吾為是官秩卑而祿微月實廩米三石具饘粥養妻子常不給為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輦迕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丞薄拜趨唯諾為耐辱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暮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

不遷為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既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為道至於為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為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為抱關擊柝蓋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為貧與為道兼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為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其官為清高雖然求為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不可為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擊柝可也楊雄有言非夷齊而是下惠首陽為拙柱下為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於大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崑山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記

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即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為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来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拘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為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為羅村云中丞遊

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于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
每遷官輒隨歷東兗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
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
平猶眛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
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闉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
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
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
余閒過之延實為具飣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
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
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飣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槁余常
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
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即方氏
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携策入城往来省墓
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
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為輓父之母
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
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
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真義堂記

崑山治之西有地名真義其水曰真義浦其里曰真

義村太湖之水遶郡城婁門東出經崑山入海自
昔湖漑相連茫然巨浸疑古之所謂三江五湖或有
在於此者其後通漕築塘水跡之非其故歟真義
在今所謂致和塘上今之塘蓋即古之江也其浦則
自巴城湖南来並其村之東而南入於塘也城北有
包湖傀儡蕩鰻鱺湖諸湖相灌輸或東或放乍大乍
小而陽城湖最大從西北望之水與天際真澤國也
世傳梁天監時於此置信義縣而後人失傳遂以信
為真或謂天監所置即真義以真為信蓋為宋昭陵
諱也前元時其地為金橐道人所居極一時園池臺

榭之盛四方名士如張翥柯九思楊維禎李孝光皆
館於其家號為玉山佳處予嘗訪其遺趾求所謂碧
梧翠竹蓬萊百花之坊館不可得而見未嘗不慨想
其人又歎其高標絕俗如冥冥飛鴻而猶不免自捨
擊於世俗也予之外高祖太常卿夏公嘗求顧氏之
處買田築室焉然公自居城中歲時一至而已最後
魏氏復盛於此其田廬童僕未知與往時顧仲瑛何
如也而余從舅恭簡公講明河洛之學海内之士往
往来聚星溪之上吾舅光祿典簿東溪先生能將順
其兄之志以慈孝愷悌稱於鄉里故真義雖村落小

聚而名聞四方嘉靖某年舅氏分析諸子而仲子濬
甫築新居於故宅之南而名其堂曰真義舅父母嘗
往来過諸子家就其養未幾二親繼謝尋以倭奴侵
掠内地時湖上烟火不絕獨濬甫之堂無燬於是尚
儻居城中欲俟寇平將還其舊而旦暮西顧未能亡
也因求予作堂記予故詳其里居以補圖志之所未
載又為稱述其里中故事著魏氏之所以興濬甫遊
太學屢試不第然其為人循禮法能守恭簡公之家
教二子方學進士業不日有騰騫之望濬甫年甫四
十有六而二孫皆已勝衣能趨拜可知其後之繁衍
昌大而吾外舅厚德之報未有涯也

世美堂後記

予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謙宋丞相魏公之後自大名
徙宛丘後又徙餘姚元至順間有官平江者因家崑
山之南戴故縣人謂之南戴王氏翁為人倜儻奇偉
吏部左侍郎葉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時名德皆
相友善為與連姻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上堂
宇閎敞極幽雅之致題其扁曰世美四明楊太史守
阯為之記嘉靖中曾孫某以通官物鬻于人予適讀
書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頓有黍離之悲余聞

之固已惻然然亦自愛其居閒靚可以避俗囂也迺謀質金以償粥者不足則歲質貸五六年始盡讐其直安亭俗呰窳而田惡先是縣人爭以不利阻余稱孫叔敖請寢之丘韓獻子遷新田之語以為言衆莫不笑之余於家事未嘗訾省吾妻終亦不以有無告但督僮奴墾荒菜歲苦旱而獨收每稻熟先以為吾父母酒醴迺敢輒酒獲二麥以為舅姑羞醬乃享飪祭祀賓客婚姻贈遺無所失姊妹之無依者悉来歸四方學者館餼莫不得所有遘憫不自得者終默默未嘗有所言也以余好書故家有零落篇牘輒令里媼訪求逐置書無慮數千卷庚戌歲余落第出都門從陸道旬日至家時芍藥花盛開吾妻具酒相問勞余謂得無有所恨耶曰方共採藥鹿門何恨也長沙張文隱公甕余哭之慟吾妻亦淚下曰世無知君者矣然張公負君耳辛亥五月晦日吾妻卒實張文隱公甕之明年也後三年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數過而宅不毀堂中書亦無恙然余遂居縣城歲一再至而已辛酉清明日率子婦来省祭留修圯壞居久之不去一日家君燕坐堂中愀然謂余曰其室在其人亡吾念汝婦耳余退而傷之述其事以為世美堂後

記

花史館記

予問居長洲之甫里余女弟壻也余時過之泛舟吳淞江遊白蓮寺憩安隱堂想天隨先生之高風相與慨然太息而予問必挾史記以行余少好是書以為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為然間歲不見見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館蓋植四時花木於庭而庋史記于室日諷誦其中謂人生如是足矣當無營於世也夫四時之花木在於天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漸積豈有異哉人於天地間獨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靜而處其外視天地間萬事如庭中之花開謝於吾前而已矣自黃帝迄於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花也哉吾與子問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內視二千餘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為已有營營而不知止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花也哉余與子問言及此抑亦進於史矣遂書之以為記

杏花書屋記

杏花書屋余友周孺允所構讀書之室也孺允自言

其先大夫玉巖公為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旁杏花爛熳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戶外嘉靖初起官陟憲使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後隙地謂孺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為杏花書屋以志吾夢云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歸而沒於金陵孺允兄弟數見侵侮不免有風雨飄搖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三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搆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間週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粲發恍如公昔年夢中矣而回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可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為者實矣登其堂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重進士科士方登第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為盛事今世試進士亦當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為前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利者為然公以言事忤　天子不獨盡瘁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世享德而宣力于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為心者如此今去公之歿曾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翕赫其後

有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雖蹙屈於時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曰旨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吾於周氏見之矣

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求其遺趾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為新堂仍以遂初為扁以書来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為此賦其後涉歷世塗違其夙好為桓溫所識文簡公歷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為況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傳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唯名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唯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安也則其高

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已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為不隆矣今讀其思潁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畹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搆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慕於中也已

見南閣記

嘉靖十九年余為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十年沔州陳先生為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為公所知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繇是知余而無從得而相見也其後十五年先生以西按察副使罷家居久之而余始與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在內庭遙見相呼問姓名甚懽知先生家庭父子間道余也因與之往来論文益相契間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先生家在雲夢間而沔江漢二水繞之先生於其居為

花圃中為小閣洒之勝可眺也蓋取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為名每與王叔讀書論道之暇携之登閣遠覽而洒去江南諸峰絕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悠然之意而已一日天新雨清淨無雲與王叔凭欄忽見諸峰湧出樓觀層疊峥嶸靚麗久之而後散而實非江南諸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往歲華亭海上從金山忽見海市前此蓋所未聞而史稱衛州城既徙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屠之影皆於日中見之神理變幻不可知夫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其山川殆有是耶登州海市出於春夏而東坡以歲晚禱海神一日而見之賦詩以自喜云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又云潮陽太守南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今之所見又非海市石廩比也先生父子必能賦之余於陳氏兩世師門之誼又重以玉叔之請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而為之記云

夢鼎堂記

凡州縣治其後皆為夾道而官之長貳之私宅別為一區惟長興治後迫於城故令之宅無周垣門廡燕居之堂與前堂簷相接也余来為縣屬又廢之餘為修經閣鼓樓左右廊廡起吏舍倉庾成橋梁築月城

水門一歲中畧具而燕居之堂穿漏傾圮復加完葺之雖前除不敞而堂中若加恢廓如人外處迫隘之形而中不失寬綽之度因得休暇觀古圖書於此會有事於貢院一日夢寢庭中有函牛之鼎其旁有破裂處方命修補之覺而以為鼎足之應未幾而南都報得雋者三人衆皆以為鼎足之驗也夫占者之云得雋者又一人或又以為補鼎之驗也夫占者之云其果云爾已乎蓋鼎三代之傳器也聖人取以為卦其辭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此其為王者之事矣然又以象三公者何也誠以天下非人主所能獨運而所辭籍者輔相也故鼎天子餙以黃金諸侯以白金三足以象三台三足一體猶三公一體之義而人臣輔相之道備矣故又曰大烹以養聖賢明天子當以聖賢置之三公之位不宜使在下僅出其否而已而制其毀譽進退於不知者之人使之皇皇焉慎其所之也余少有狂簡之志思得遭明時與尧舜周孔之道嘗歸管晏不足為今老矣無能為矣台鼎之兆其以望諸二三子因取而名斯堂且

以俟後之繼余而来者云

重修承志堂記

吾家舊宅在宣化里者吾大父亦不知其何所始第云高大父於成化初始創承志堂時大父方齠齔上梁之日有二鶴翔止於梁上觀者千人皆以為吉祥壽考之徵大父為太常卿夏公孫壻夏公親題其額曰承志堂其後高大父又自別創宅於湏浦之上吾生之年高大父夢有人謂曰公何不作高玄嘉慶堂高大父覺而喜曰城中必得孫矣城中蓋指今舊宅大父居也已而吾與伯兄皆生高大父遂以次年創堂湏浦顧太史九和為之記然吾大父猶自居城中先是堂前嘗有虹起屬天又大父闢西園好植薔薇湏浦創堂之前年春花盛開花中復有蓝作重臺樓子週園滿架五色燦爛昕未有也西園南有井雖大旱不竭人亦以為井泉甘美能益人壽以是大父與世父及先君皆饗高年隆慶二年吾自吳興還因返舊宅支撐傾陊完葺破漏明年二月僅還舊日之觀歐陽公題王太師畫像云畫已百年完之又可得百年吾修此堂亦謂尚可及百年也第年往歲徂德業不聞無以副前人命堂之志且以去吾祖父之生存

不至十年依依仰止豈勝怵惕悽愴之情云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余既修承志堂而左右室壞不可支為撤而新之其左蓋吾大父為世父與先君延師友講習之所時王汝礪先生居師席而朱布政觀張僉憲寬皆從王先生而二公更為世父與先君師時與先君同學往往亦有貴者其後世父復授徒於此室余今亦方與學者講論六藝以修先業故名其左曰論室其右則余先君喜鄙貧士故友張白新子賓嘗假以授徒於此室先君為館穀之終歲不厭子賓雖亡當時從學如沈孝猶從余遊能談少年時事又以為先君賓禮賢士之所故名其右曰賓室顧余仕宦不遂既老而貧無昔人開府節鎮之榮貴而妄爾改作此余之所以已成而為之媿歎也

順德府通判廳記

余嘗讀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言自武德以来庶官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設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職盡去惟員與俸在余以隆慶二年秋自吳興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莅任實司郡之馬政今馬政無所為也獨承奉太僕寺上下文移

而已所謂司馬之職盡去真如樂天所云者而樂天又言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守土臣不可觀遊惟司馬得從容山水間以是為樂而邢古河内在太行山麓禹貢衡漳大陸並其境内太史公稱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余夙欲覽觀其山川之美而日閉門不出則樂天所得以養志忘名者余亦無以有之然獨愛樂天襟懷曳曠能自適觀其所為詩絶不類古遷謫者有無聊不平之意則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雖徽江州其有不自得者哉余自夏来忽已秋中頗能以書

史自娛顧衙内無精廬治一土室而戸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南人不慣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謂識時知命差不愧於樂天因誦其語以為廳記使樂天有知亦以謂千載之下廼有此同志者也

順德府通判廳右佐貳佐貳則常因有事而增其員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自　國初使民戸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寧保甲之弊法未為

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内之民其後此法亦益弊不
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
余自吳興来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
趙公廼郡人為言此官于今唯以無事為得職余歎
其真長者之言余病不能来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
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家見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
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
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
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
亦稍稍遯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堦砌殊
憺然自得而趙公又亟稱前判王君之賢余既閒無
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于壁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
惟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孰何閑居不捶
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有所建明抉摘無有也而
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又自
喜顧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
以疎愚度不能容於世而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
王君名雲衢字道亨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来調
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
去余蘇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關於所不知故不

書

重修關里廟記　代

隆慶三年關里重修先聖廟成其官其以書幣走京師来請記于麗牲之碑先是嘉靖四十二年衍聖公之不贏而止及是年巡撫都御史姜廷頫巡按監察御史羅鳳翔周詠與藩臬諸君會議捐嶽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其役人則用州縣過更之卒而以兖州府通判許際可董其役知府張文淵時督視之經始于仲夏歲盡而訖工輸奐規撫視昔若增左布政使某左參政吳承憲副使吳道會皆首為贊議者也唯先聖生於尼山講學於泗上歿而葬於此其地初名關里後亦曰孔里先聖之歿弟子廬其冢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其間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祠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過而拜祠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内干戈未戢亟命遣祭給封子孫修餙其祠宇　列聖承統世世增修　今天子隆慶之元年御正殿傳制遣官告祭而車駕臨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三氏子孫有

加海内慕學之士喁喁嚮風聖人之道益以光大則
魯之有司與其有事茲土者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
先聖亦以宣明　聖天子之德意不可以不記夫今
夫子之廟學遍於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法其書
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
此其甚也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歿數百
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
低回而不能去者固以想像於遠不若景慕於近之
為切也抑諸君子知虔奉聖人矣亦豈徒事於其外
乎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夫不知學道則施於喜怒哀樂無一而
當其則必不能有望於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也顏
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夫子則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顏子之資
猶請事斯語以終其身故問為邦夫子以夏時殷輅
周冕韶舞告之以顏子而夫子使之治天下國家以
為不可一日而離於禮樂法度之中此即克已復禮
之義也後之學者於視聽言動已之身不能治何以
謂之學道故觀感於聖人者求仁為近求仁以學顏
子為近余嘉是役之成也敬述所聞以申告學者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虞山之下有浸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塭之人不能為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氓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堤廢已久前令蘭君嘗與築之弘治間復淪于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雷占為已業傾貲為堤堤成填淤之土

盡為衍沃而請記于予嗟夫自井牧溝渠之制廢生民衣食之地殘棄于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于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于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畚刺之功而徒諉曰不可復予疑其說久矣觀雷所為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為沮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為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唐行鎮免役夫記

蘇州至松江由姑蘇驛過吳江之境凡四驛而至此驛道也別自婁門東沿婁江又東南折而入于黃浦而西此緣海之道也出對門東走則行湖泖之間其避湖泖之險者則多從吳淞江南出大盈浦經唐行鎮異時官舟之牽挽役諸州縣唐行之夫不知何自而起舟所過晨夜追呼百家之市殆無寧居凍餓僵死于風霾雨雪之中者相屬太守臨安方侯知民之不便據法令罷免之鎮之父老相率來請紀于石或者以為賢太守奉宣條教千里之內父母之道師帥

之責在焉加之今日上有賦斂之繁外有蠻夷之事
太守視事以來風采日新惠利之政家有聞而邑有
述當有卓犖大者若斯之類將不勝書雖然或者亦
知父老之意乎政之不便於其人無大小如人之有
病唯病者自知之醫能療焉亦惟病者而後知醫之
為德也若然則父老之於侯其情至矣吾又以歎吾
吳中之俗仁厚而馴良稍煦之以恩而其易感也如
此　國家威靈震薄海外亦時有土俗驍悍不得意
則叫囂相挺以起有司不敢驚拊循之而已往者大
農以經費不足督天下賦吏緣以為姦利吳民父子
兄弟駢死敲朴之下而莫有疾然之心以是知天下
有變吳民必不敢為亂以其愛上忍詢而易使也彼
不之卹而肆其恣睢之意者亦何心歟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武宗皇帝之末年逆藩竊
昔永康徐公守吳郡當
發畿甸騷動　翠華南幸吳江南要郡調兵食城守
儲偫以待　乘輿之至公不動聲色郡中宴然公有
寬大之政先是秩滿當代吏民上書乞留　詔以河
南右參政復治郡近世未嘗有也後遷江西左參政
官至工部侍郎自公去郡三十餘年冢孫丞侯以太

子家主簿出判吳郡清廉聞於郡中滿歲復遷今官是時東南有倭奴之警倭治凡海之事防遏有法海波不興會諸屬縣令缺倭輒出視所至拊循其民近者閱月遠者一歲民莫不懷慕之郡之縣有七倭殆遍歷其五前年冬至崑山迄季春還郡又以事數入紀庫子為縣守藏令廉則無擾不廉輒費不貲當倭時分毫無取民迺不知為此後白銀火耗一兩折閱多至三分倭以京庫折白輕齎鳳揚馬役解扛京庫盬鈔練兵義役多寡參停取衷定為一分糧長解運之外又有小差額外之徵悉令蠲除白銀火耗小差為銀無慮千計吏自以所當得者倭無私焉又糧長解運官閉門默定或貧富不相讎當者得規免而貧者傾其家已定無所復控訴倭悉台至庭使互相舉應得等第一夕而定無不帖服至於催科之害民駢死杖下者不可勝數比倭之至縣庭寂然不聞鞭笞之聲而賦亦自辦又捐俸以助修學宮及諸神祠之傾圮者多有出於格令之外大抵吳民賦調之繁自昔患之嘗數更其法而弊日生識者以為不在於法雖未盡而可以無弊如倭而患吏之不廉吏廉矣法

之鄙庫役公撥解省火耗蠲小差推此類行之民未有不甦者也念昔工部以仁惠撫吳吳民至今思之見侯之至如公之復來也侯繼踵其棠之蹟睹其所芟而忍芟夷其遺民乎詩曰無曰予小子名公是似以此知古之封建世家至今無不可行也晉周訪三世為益州四十餘年功名著於寧益侯年方富而寄任日隆必能光大前烈吾吳民之怙賴遠矣侯之還郡也國學進士陳志道等二十四人相與列其事俾余記之固以侯於吾黨恂恂然有愛人下士之風然宴因民之志非有私也用以告後之為政者云

秦國公石記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叅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胄用事時公隱居十年在學宮者為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閭大石問知為秦公故物埋草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家子弟運致於此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

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為名品以余觀之
殆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倪類韘師
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
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於閶門
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漢大
將軍兵至闐頹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
狼居胥臨瀚海時也又僵仆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長興縣令題名記

長興為縣始於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
五年為綏州雉州七年復為長城梁開平元年為長
興元元貞二年縣為州洪武二年復為縣縣常為吳
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再屬吾蘇州丁酉之歲國
兵克長興耿侯以元帥即今治開府者十餘年既滅
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為縣至今若干年矣邇縣
之初建為長城若干年矣長城為長興又若干年矣
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圖志取洪武以來為縣者
列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於
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蓋有矣而文字缺軼遂不
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畧可慨也抑其傳
於後世者既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於當時又豈盡

出於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修先聖之道而無聞於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為後之承於前者其任宜爾亦非以為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於今也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代

太僕寺秦漢皆掌輿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然其屬有龍馬五監邊郡六牧則馬之事無不統焉漢以後官掌大抵不異國家自洪武六年定制獨置太僕寺於滁州始去奉車之職而顓掌馬之事三十年置行太僕寺永樂初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寺十八年特稱太僕寺洪熙初復稱北京正統元年始定稱為太僕寺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十二人　列聖相承時有損益至隆慶已已其員額少卿三人丞三人所掌驗烙巡牧勞逸人殊藏府乃因循墮廢而致然也因條上其事畧云舊設少卿二名一巡京營及各邊騎操之馬一巡近京州縣寄養之馬皆領　勅歲代寺丞十二員分管畿輔八府山東河南之馬後復增少卿一員省丞為六員今又已虛其丞之半丞少不足以更事而又偷息其間欲乞重三丞之選與少卿一體協行以均勞逸重責成

又驗烙發寄本非二事舊制巡驗俱屬一卿今欲以二少職掌亦如兩丞東西分管職無驗養各以丞佐之春秋仲季並出近京州縣赴倉之馬就近印發一便也都會輻輳得免擁聚二便也國門嚴重潛杜呼噪三便也兩卿分轄事半功倍四便也卿巡未逮分任寺丞五便也遇有緩急就近調兌六便也上免朝參下謝交託殫力王事七便也營軍養戶躬相授受游販奸胥不得規避八便也奏上　天子以其章下兵部覆奏報可於是驗牧並行卿丞配佐載於甲令某又以寺宇敝壞奏一新之故事諸省寺皆有題名碑始卿郎康僖公鋭張公舜臣重為立石今歲久石窮無隙鐫書於是李君義起與廳簿應崇元愿捐貲以竪新石而丞張君進思郎君大倫王君淑咸曰幸今日正名與諸卿埒亦請立石於是相率屬某記之某竊惟　聖天子改元更化之日率作興事開廣言路群工戒飭百度振舉（有忠言加謨四字者非）而微臣稍條上一二事詔書無不俞允此正臣等精白一心夙夜匪懈以助成　德意興萬世之太平者也邇者歲災流行大江南北河海嘯溢畿輔邊關雨雹偏野夫雨水冰雹皆陰類也其應主戎馬生郊之象潢池盜兵之

兆臣等職領師蒐而國馬傷耗武備衰減其責尤重且大夫三關九塞用馬之地也大江南北財賦之區駒馬之地也幾輔州邑牧馬之地也是故驗烙則憂種馬無駒兵政之寓農何以復　祖宗之初額巡牧則憂芻牧非人緩急之備用何以禦匈奴之長技京營則憂四驪未比何以奠百二之神州藏府則憂九年未蓄何以備邊圉之孔棘自古僕卿在九列　國家雖去奉車少離親密而任益專重今因仍積弊之後猶有難者況茲厥宇官職丕變維新臣等凡備列題名之石者其可不思所以協乃心力以祗承　明天子之制哉臣某拜手謹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盛長興則否余至之日像塑剝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即為涸湢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儼然靚居無涕瀆者則余以為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余頗為葺神居之圮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偉麗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栢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真棲靈之地余於縣數決大獄即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每閭里有姦輒不時發

故余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于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為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余遂往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余曰為禱雨来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暍不可登也余曰為禱雨来畏暍非誠也遂披荆棘而行或側逕僅置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兩石鏬上闔下開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凉因拜祭有物蜿蜒蚰蜒間山既益高則盡見陽羨諸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已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兩如注四境霑足緑疇彌望萬衆懽呼以為神之報答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余復至山禱已下半山即雨雖不能如前沾足而玄雲靉靆四野時有兩至是歲竟免旱災會余改官欲去縣明日將辭于神幼子夜夢神與之言吾散與胡靴敝又無船時余繪神像蓋圹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前漫漶欺余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常有畫船懸梁余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

盡船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余遂捐貲令復繪神下體與懸盡船余尋往臨安而郡倅有惡余者計得縣篆即日以兩戈船冒風雨夜至縣欲据拾以為罪見人輒擄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胷明日瘍發於胷死矣余欲為勒石於廟會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来於懷噫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志暴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洶洶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余既書此因貽後之代者倘與余同志必為勒石於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

張氏女貞節記

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弘裕之女也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尚書震直之曾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遘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来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閉門悉斂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焚之家人見閤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姑遣嫗往覘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為當歸汝家沒吾世而已舅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梁君縣令戚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

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居次不遷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為置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合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昔嘗著論以為女未嫁人為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繫於夫也先王為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於恠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為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孤竹之封

而隱于首陽未有祿位于朝者也於君臣之義分亦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嗟夫世之論久者亦取法於孔子而已矣

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丘劒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沉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為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名入為給事中君之為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為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思黃州詩子瞻為黃人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

矣一日與余同在　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
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
能忘之也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
浦如百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為
潴浦又為帆歸浦斜折而南入於潴浦江復東而浦
之南出者其東為張浦又東為顧仙浦又東為諸天
浦又東為同丘浦又東為新塘皆南入於潴浦若為
塘為漊為涇為浜凡在其間者此光祿署丞孟君知
其鄉所浚之水江東南岸之地也自新塘東則江又
南折非孟君之鄉矣君居家好義歲捐貲以為民興
利至是大旱又捐貲盡浚諸水之在其鄉者當此時
邑民告飢而全吳半鄉獨豐熟其父老感君之義請
記其事夫三吳江海之介而群山之水又犇注於其
間為大浸所謂太湖也太湖分迸而出以入於海若
以人力溝防疏導則無不治之田而水旱不能為患
害蓋湖水自西而下而海之潮自東而上清流不能
勝濁泥之滓故水不可一日不浚也嘉靖初　朝廷
嘗遣大吏来治今四十年不治矣古之三江其二不

可考今惟吳淞一江仰接太湖之水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今自下駕以來僅僅如綫而茭蒲葭葵生其中下流入海之跨口不復通矣千墩新洋黃浦皆亂流也水道何由而順乎故江左右之浦在東者但見止水溫藻而姑蘇以東秀州以北百里間其田皆不耕吾恐又數年江日涸而西而湖水益橫流東南之民將不食也孟君居一鄉能興其鄉之水利則夫受司牧之寄者獨可以辭其責耶君名紹曾字守約以太學上舍為太官丞最浚河三十有四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為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十有三萬九千斛是用勒石以告来者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雜著

貞女論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昏姻之禮所以厚別而

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夫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毋送之門共牢合巹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弊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附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爲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

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乎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譜例論

世之爲譜學者稱歐陽氏蘇氏予攷二家之書小異而大同蓋其法使族人各爲譜而各詳其宗夫人各詳其宗則譜大備而可以至於無窮此其善也而蘇氏又曰古者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皆從小宗而虛其大宗之法而予之爲說異于是夫古者有太宗而後有小宗如木之有本而後有枝葉繼禰者繼祖者繼曾祖者繼高祖者世世變也而爲大宗者不變是以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不至於散者大宗以維之也故曰大宗以收族也苟大宗廢則小宗之瀆亦無所恃以能獨施於天下予又以爲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名諱而已其所不可知者無如之何其所可知者無不載也夫使世次名諱之既詳則不必縣定以爲宗瀆而宗瀆存爲耳故歐陽氏蘇氏以有瀆治無瀆吾以無瀆寓有法是吾譜之所以異也

水利論

吳地痺下水之所都爲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瀦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谿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里經華亭青龍江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汐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鑿港浦以求壹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紆谿爲渠洽直達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太倉公爲人治疾所診期決死生而或有不驗者以爲不當飲藥針灸而飲藥針灸則先期而死後之治水者與其飲藥針灸何以異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所無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近世之論徒區區于三

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松江亦不過疏導目前壅滯如
浚蟠龍白鶴匯之類未見能曠然脩禹之跡者宜與
單鍔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脩五堰開夾苧千瀆
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楊州數澤天所
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
爲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爲利哉太史公稱
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禹治四海之水
而獨以河爲務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
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吳地尚有婁江東江與淞
江爲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節史記正
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爲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
湖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
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焉江水
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
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爲近蓋經
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楊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
之境書以告成功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
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
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擬楊子江而深闊當與

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鉤引以溉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闊深水勢洪壯與楊子江埒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

水利後論

單鍔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岥東江尾茭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蜆安亭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蘊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鍔之所及今不鐫去堤岥而直爲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確欲復古道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闊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即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

郟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縱浦郟氏自言小時猶見其闊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蓄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面勢既廣若徑直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塗使如今江之淺狹何用蓄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

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檢司又自新涇西南蒲匯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塲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郟氏所見之浦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財及當時之浦至本朝之開江迺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也若惜區區漲沙葑蘆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當路者毀之隨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為自今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五年秋兩七

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鼈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洪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其所在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爲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

三江圖敘說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固但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禹貢傳又以北江爲中江從鄧墳以岷江淞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楊子江吳淞江錢塘江爲三江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但淞江湮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之而不論耳宋淳熙中直學邊寔脩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沖分南北由轉斜而西朱陳沙謂之楊子江

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埭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既入禹蹟無改此今日之所目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初注揚都賦太湖東注爲淞江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蓋淞江之有婁江東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爲禹貢之三江也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墅湖瀼由白蜆江入薛淀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澤湖自急水港至白蜆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入淀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山之境說者徒欲尋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細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崐山以達于海以劉家港爲婁江意亦附會也

馬政蠲貸

昔先王之制法一稟於律其意蓋使人毫釐不可犯而法之所不能行亦時有縱舍故君子以赦過宥罪如天地之解使法一定而不易則人將無所措手足其勢必至於法不勝而法窮故聖人通之以赦至於取民亦然今曰使民有常供之賦而必其一無所逋亦無有也亦姑以為之法而其終求於天下常有不盡之意使人無已往之顧則累輕而可勉為後圖此王者之道也　國家責財賦於東南　先皇帝在位十年間時有赦百姓安生樂業而積逋亦少自後迄三十餘年不赦而積逋反多使積逋多而不已責天下鼓舞若更生而奉行者猶加誅求鈎校愈密生民不能無歎望而積逋終不能以有得是何不為之名以予民乎　祖宗令民戶養馬其初為法至嚴也豈不欲其馬之善而度不能以盡如其法每下詔書必加蠲貸豈非勢之不得不然然亦有以見天子仁愛之意終不以馬而病民余故為採歷年蠲令悉著之

馬政庫藏

太僕寺掌馬政而庫藏特爲寺之大務故有易銀變
馬草塲餘地之租凡賄之入皆以馬也馬不足則令
市之民常以地之宜與年之豐凶而權之而貨賄之
出入上其計於司馬如勞軍繕城府營之製造咸取
給於寺而大司農乏亦時時假諸寺若御馬監邊屯
馬不足來告寺輒予之或予馬或予賄賄與馬一也
故寺之積特饒爲而其出亦倍夫死馬之政不舉則
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廐則內馬無限節故余於秦
漢官制每有感爲漢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
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
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
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王路也太僕寺顓
顓爲國馬其入又非大農比若爲他給及貸用非摯
鉼之守矣繫於軍國之大計故特書爲

余攷　祖宗時不置司庫蓋時寺顓主馬而積金少
也弘治初始置官吏豈非金溢於前耶金日羨而馬
日羸矣議者又言徵金便如是不已幾無馬矣夫謂
積金以市百萬之騎可立致則內藏之金猶外廐之
馬也是不然往者嘗捐金以購馬當時猶謂擾民而
不可行一旦倉卒括民間馬可得耶如倉庾無積穀

而黃金珠玉饑不可食也冀北之馬稱天下今民歲俵馬往往市之他郡所謂外廐者果安在哉而邊兵之求索無厭涓涓之流不足以盈尾閭之洩是不可不爲之長慮也

言解

言惡乎宜曰宜於用不宜於無用言之接物與喜怒哀樂均也當乎所接之物是言之道也終日而談鬼人謂之無用矣以其不切於已也終日而談道人謂之有用矣以其切於已也夫以切于已而終日談之而不當于所接之物則與談鬼者何異孔子曰庸言之謹非謂謹其所不可言雖可言而謹耳道之在人若耳目口鼻見之者不問有之者不言使人終日而言吾耳若何吾目若何吾口與鼻若何則人以爲狂謬矣實有耳目口鼻者不待言也饑者言食而飽者不言寒者言衣而煖者不言貧者宰我子貢習聞夫子之教而能爲彷彿近似之論其言非不依于道而當時擬之以爲言語之科夫學者之學舍德行而有言語之名爲宰我子貢者亦可恥矣曾子曰唯顏子如愚二子不爲無寔之言而卒以至於聖人之道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之重言也如是聖人非以言爲

重者也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道也

解惑

嘉靖己未會闈事畢予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翰林諸學士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歎然失望益卷格于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海窮徼語及君莫不歎衹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自未入試已有毀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毀之聞者皆爲之不平予曰不然有舉之而吾得爲是舉之者勝也而擠之者不勝也有擠之而吾失爲是擠之者勝也而舉之者不勝也有譽之而吾得爲是譽之者是也譽之者非也有毀之而吾失爲是毀之者是也而又何足與辨乎彼其人既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較乎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不得而舉與擠也不得而譽與毀也是有天命爲實未嘗舉也未嘗擠也未嘗譽也未嘗毀也昔年張文隱公爲學士主考是時內江趙孟靜考易房趙又爲公門生相戒欲得予甚而不得後文隱公自內閣復出主考屬吏部主事長洲章楙實云君爲其鄉人必能識其文而章亦自詭必得然又不得當是時簾外

誰擠之耶子路被懟於公伯寮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沮于臧倉而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故曰有天命爲晉樂廣嘗與客飲酒客見盃中有蛇惡之歸而疾作時河南聽事壁上有畫漆角弓作蛇形廣以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問客所見如前廣因告所以而客疾遂愈今或者之言皆盃中之蛇類也作解惑

道難

當周之時去先王未遠孔子聘於列國志欲行道晨門荷蕢沮溺丈人之徒皆譏之孔子不以爲然而道竟不可行其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如荅仲弓子張之問仁皆言政也諸子有志于治國而春風沂水之趣終不及曾點故孔子舍三子而與點者以此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爲主則孔氏之門雖所施有大小其與孔子之治天下一也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爲治然皆倍于道故莫不有功効而禍流于後世後世言治者皆知尊孔氏黜百家而見之行事顧出於申商之下天下當積世弛廢之餘一旦欲振起之而無所主持如庸醫求治療雜劑亂投欲如申

商一切之俗已不可得矣永年蔡先生之守蘇州其志汲汲于爲道務在節用愛人仿周官州黨族閭鄙民讀法之政而時進學者與之語道吳故大郡先生獨常從容于吏治之外有春風沂水之趣黙習俗安於其故或竊有異議先生稍不自安於心即悠然長往學者與小民之慕愛如失父母而余門人沈孝羊已及艾有原憲之貧先生獨喜其論經有師法時延進存問以二千石之重念及蓬蓽之士其留意境內之人才若此余爲今吳興竊拜先生之下風不敢以今世之吏自處而鄧析之徒爲謗曰甚先生之門時亦有傳其言者唯先生不然曰歸君以大道治縣汝輩何以述此言予會不能如先生之所許然同心之言未可以爲世人道也余官邢州去永年百里先生還家久始知之因造其廬留飲食共語畧不以官爵爲意獨言及爲守事不覺悵然以不克盡其志也時風雪滿庭送予出門約明春共游太行余以入賀留京尋有滁州之命欲還過永年與先生別作道難以爲贈

懼讒三首

班孟堅爲蒯通傳贊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

來禍敗多矣昔子罼謀桓而魯隱危藥書構郤而晉
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
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
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
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
親可不懼哉自漢以來其如此類覆邦家者何限然
小人之害君子而國與身亦受其禍故史得而載之
若人有陷人於不知之中如射工沙虱使人與國家
受其陰禍而世莫能言之已又逃其人刑天譴此尤
可痛也

唐史載盧絢嚴挺之皆爲明皇所屬意李林甫竟以
計去之使明皇若初不知不及知者林甫能容之進乎德宗時李希烈反欲遣
使而難其人盧杞薦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
重海内人所信服遂陷魯公竟爲希烈所殺小人之
於君子鄉上之所惡則毀以害之鄉上之所善則譽
以害之杞之於魯公是也人主非至明安得不墮其
計哉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
君子不幸與之遇能自全者鮮矣
韓文公爲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爲國子博士相

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爲詩書即有讒於相國者又有讒於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君子之致惡於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既自云不懼而何爲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

甌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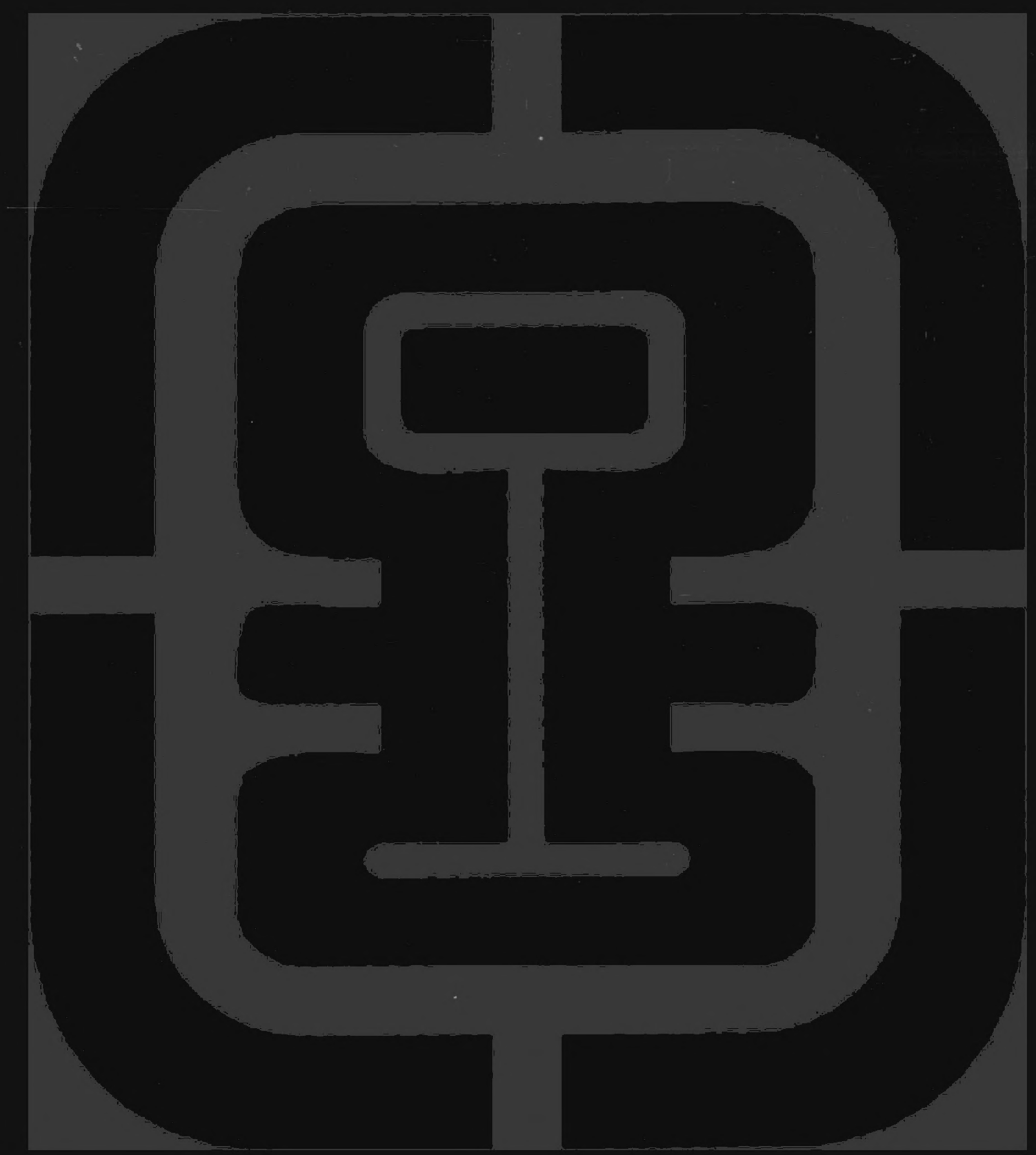
人有置甌道旁傾側墮地甌已敗其人方去之適有持甌者過其人呼拘執之曰爾何故敗我甌因奪其甌而以敗甌與之市人多右先敗甌者持甌者竟不能直而去噫敗甌者向不見人則去矣持甌者不幸值之乃以其全甌易其不全甌以其不全甌易其全甌事之變如此而彼市人亦失其本心也哉

性不移說

人之性有本惡者荀子之論特一偏耳未可盡非也小人於事之可以爲善者亦必不肯爲於可以從厚者亦必出於薄故凡與人處無非害人之事如虎豹毒蛇必噬必螫實其性然耳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者也易曰小人革面小人僅可使之革面已爲道化之極若欲使之豹變堯舜亦不能也

讀金陀粹編

自宰相監脩國史史官之失職久矣以鄂國之勳勞志節擅爲誣史欲掩天下之耳目益海内爲之衒寃者三十年始得此編而昭雪其後元史臣亦採此以爲傳珂非獨爲岳氏之孝子慈孫矣嗚呼世人稍有毫毛輕重人情即隨以異甘心附會無所不至賊檜薰天之勢万俟卨之徒何足罪哉何足罪哉

讀王祥傳

王祥爲後母所虐害祥弟覽後母之子也迺擁護其兄無所不至祥覽俱稱純孝而覽後奕世子孫才賢興于江左天之所以報之者遠矣